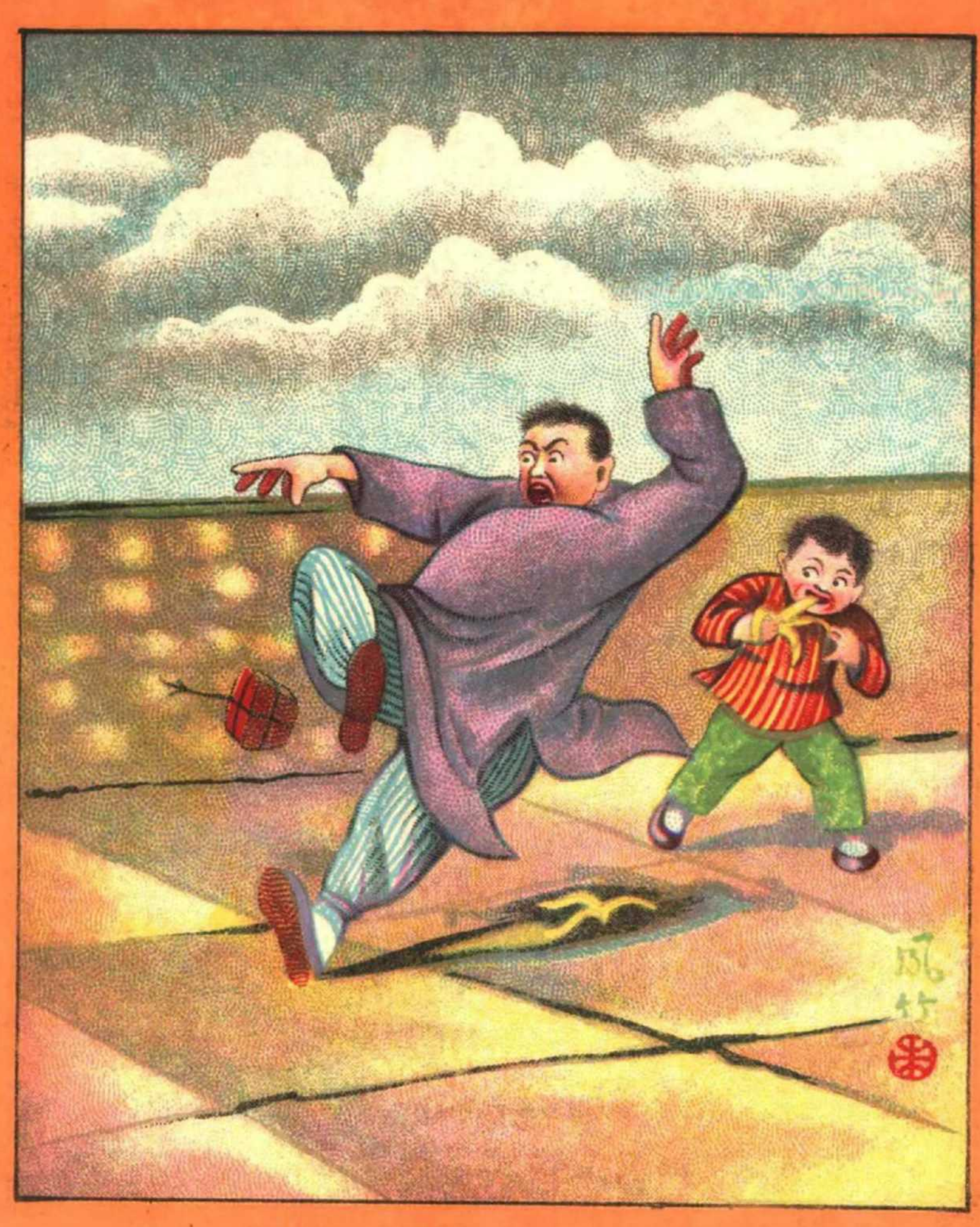
星期

第廿三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23.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兩商惟報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星期

第二十三號

民國十一年陽歷八月十六日 陰歷六月十四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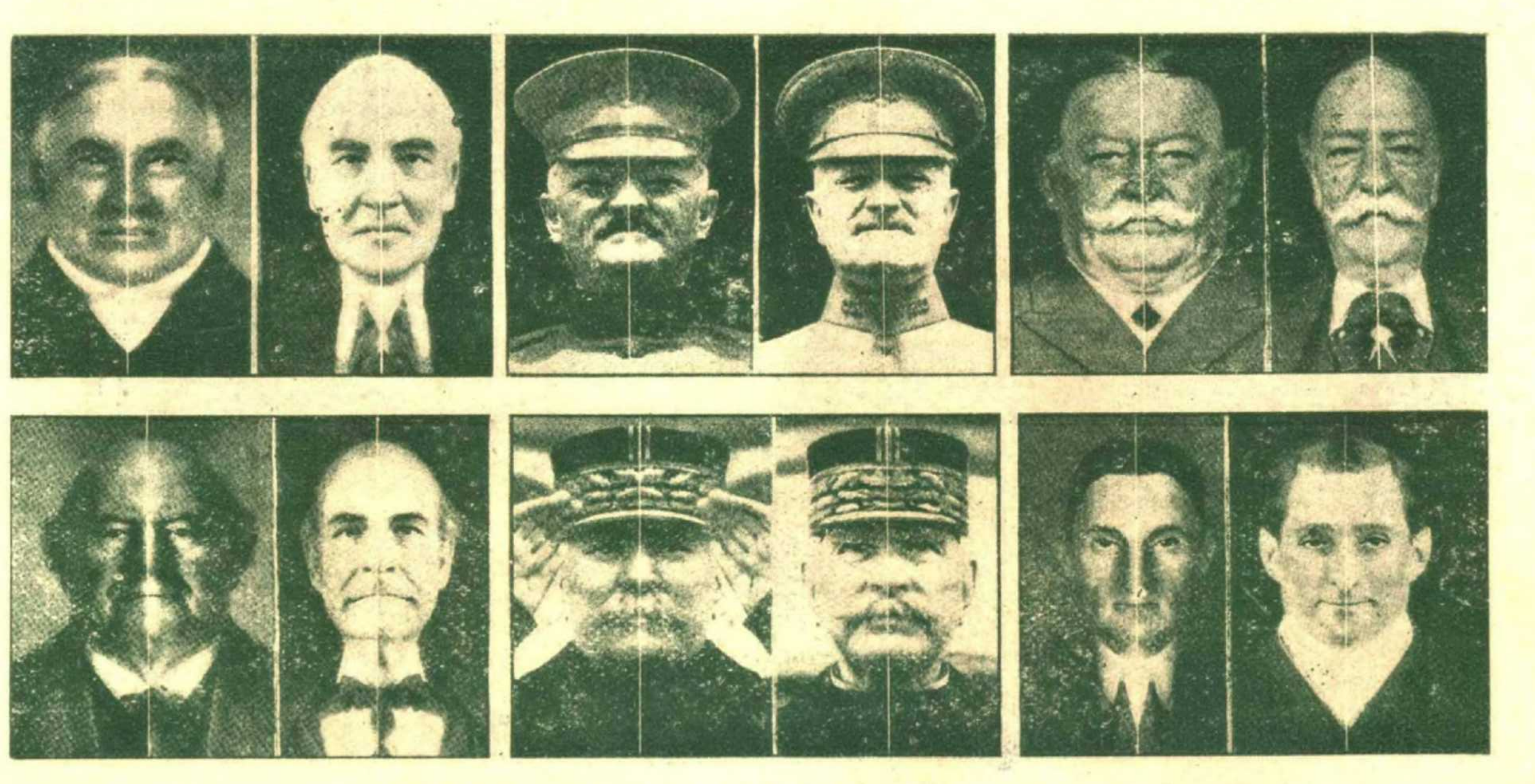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梅蘭芳之游園驚夢



One dozen or half dozen?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出品該廠卽歐戰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啓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及時行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眞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新五更調

（心齋戲筆）

一更一點月東升。香烟號長城。呀呀得兒嚕。世界最歡迎。南洋公司製法精。味和平。大喜牌。呀吃吃最開心。呀呀得兒嚕。諸君要記淸。

二更二點月光明。鑽石牌子新。呀呀得兒嚕。全球已風行。愛國兄弟最贊成。味芳芬。自由鐘。呀中外早馳名。呀呀得兒嚕。吸了補腦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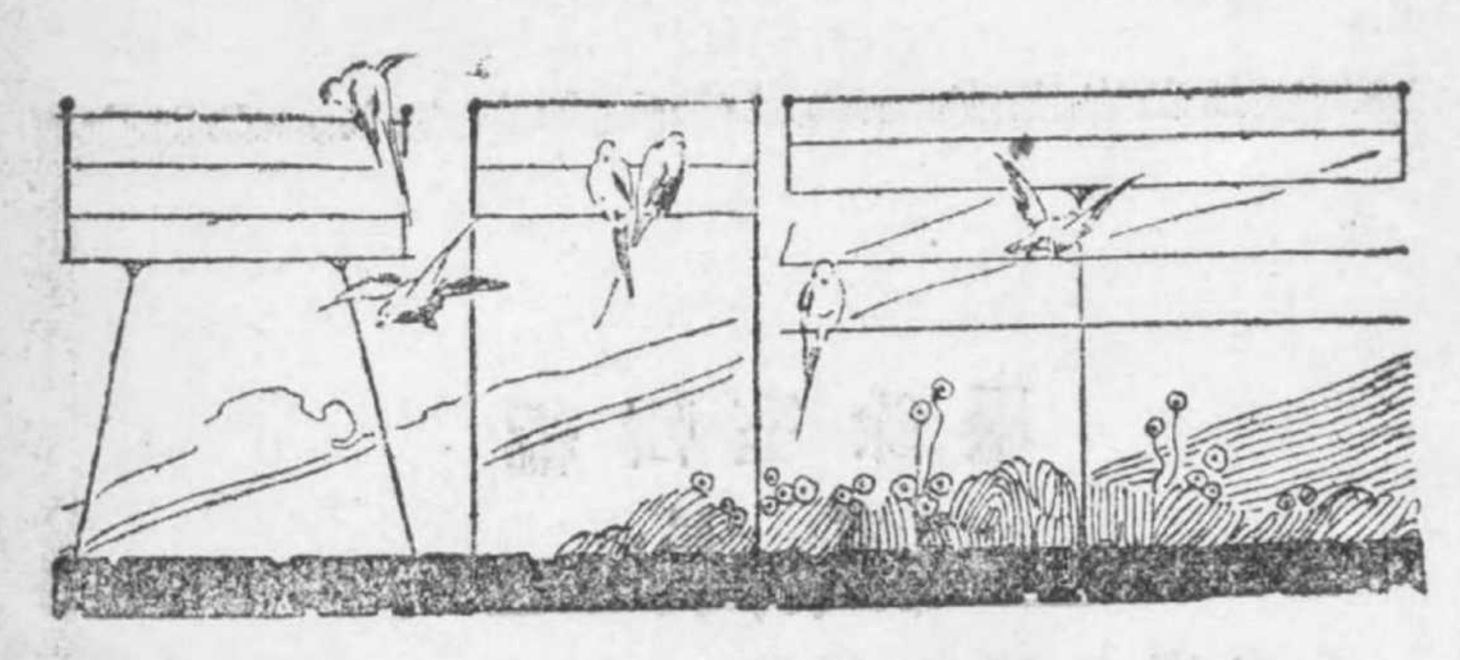
三更三點月色鮮。好個鴛鴦烟。呀呀得兒嚕。吃了賽神仙。飛艇雙喜價目廉。省金錢。有章程。呀還好換畫片。呀呀得兒嚕。烟支大而圓。

四更四點月兒低。飛馬逐飛機。呀呀得兒嚕。香烟誇四喜。福祿三喜總吉利。大飛機。同胞吸。呀實在正入時。呀呀得兒嚕。送禮更相宜。

五更五點月西沉。嘉禾應時生。呀呀得兒嚕。蝴蝶比精神。金馬喜鵲最上等。小長城。愛國牌。呀第一好名稱。呀呀得兒嚕。諸君請聽眞。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選登



星期第二十三號目錄





還有一票

天笑

金輝章是個法律家他常和朋友說我們中國還自己號稱爲法治國這個話簡直只好騙騙小孩子罷了社會上的事事物物隨便舉一件事實都和法律背道而馳就把近年來的發行獎劵一事而言無論那一張日報封面上所登的告白全是些賣彩票的什麼浙江咧安徽咧山東咧河南咧有一省就有一省的彩票再到什麼上海的民國路啊愛多亞路啊金碧輝煌都是些彩票店許多彩票店裏的夥伴都高聲喊着要買浙江嗎要買安徽嗎要買山東河南嗎這豈不是一種怪現象因此各報上的封面告白就和愛多亞路等一樣熱鬧不信但看去年的交易所和今年的彩票店

當時便有他一位朋友問道金先生你是個法律家你倘然做了法官只怕也祇能糢糢糊糊當做沒有瞧見就是了罷古人說得好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你當然也只好假作癡聾不然也就辦不下去呢金輝章道我要是當了法官非認眞的依法辦他一辦不可說了這話也不到兩個月這位金輝章先生竟

放了某處的地方檢察廳長便走馬上任了臨行的時候他向那位朋友說現在我做法官了彩票的事情無論幹得成幹不成我總要幹一幹纔肯心死

恰巧他到任的那一省有一個獎劵局既然這獎劵總局設在這裏市面上就開了許多的彩票店不但是本省彩票便是別省彩票他們當然有交換條件所以一條市街十家中倒有五六家是售彩票的有一天他和警察廳長說這種彩票是違反法律的應該禁止他們發行警察廳長笑道老兄說得好太平話兒我們有權力禁止他嗎金輝章道怎麽沒有權力警察廳長道你可知道本省的彩票是誰辦的便是督軍的四姨太太和他舅老爺辦的誰敢去惹他不過他們沒有出面另外找一個本地紳士做局長罷了

金輝章道怎麽本省士紳任他們胡鬧也不干涉警察廳長道干他們甚事勢力小的敢怒而不敢言勢力大的些微分一些贓他們也就不說什麽了金輝章道本省也有輿論機關的嗎不好在報紙上說說的嗎警察長道報館裏登他幾條告白就塞住了他的口了上海當報館經理的還有自辦彩票局的他們這些地方上小報館濟得甚事明知反對也反對不了樂得撈他幾文你老兄要是有意的我倒可以給你介紹介紹別的上頭請你省點兒罷金輝章道承你老兄的盛情我不敢用這個陰私錢

有一天金輝章帶了司法警察好多名迅雷不及掩耳的到了獎券局把一個獎券局長捕來了可憐這位獎券局長也不知是犯了什麼罪先在看守所裏一關再把銷臟的許多獎券也裝了來那個獎券局長心中觸突說我們是好好的官營業平時還要受官廳的保護怎麼今天受起司法界的摧殘起來呢獎券局裏早有人飛奔的去告訴舅老爺舅老爺又去哭訴四姨太太四姨太太等督軍進來便在枕頭上告了一狀督軍說你們本也鬧得太不像樣子了而且金某人他沒有來的時候我就聽得他是很戇直的總是你們的獎券局裏鬧了什麼舞弊的案子罷明天託副官長去疏通疏通

到了明天督軍署的副官長來訪金輝章問起昨天的事說可是獎券局裏有人來告發他營私舞弊可否我們先把他的人保出來了再淸查賬目之類金輝章道要查你們的賬啊實在是查不勝查一動就是弊病本來這是個弊藪我們現在也談不到此這是第二重的罪那第一重罪我們先要治他一個發行彩票之罪副官長道發行彩票便犯罪嗎金輝章道怎麼不犯罪查刑律『第二百七十九條發行彩票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這是法律明文並不是我們司法官可以揑造的啊

副官長道但是這個獎券局是由部裏核准的呀金

輝章道我們當法官的只知道法律不知道部令照法律這種部長貿然核准就是違背法律應該依法起訴因爲不在我們範圍之內沒有法子現在你不能把由部核准四個字算做護符且聽候起訴罷副官長不得要領而散

金輝章當時又下了一個廳諭會同了警廳令城廂內外所有的彩票店一律於二十四點鐘內閉歇在那個期限以外還不關門便要逮捕他說刑律上第二百七十九條爲買賣彩票之媒介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這種銷行彩票的店鋪都犯這一條你們人家要來嘗嘗這鐵窗風味嗎嚇得許多彩票店連忙把門前所掛五花八門金碧輝煌的牌子一扇扇摘下來所裝的五彩電燈也不敢發他的光芒了『頭彩適在此地』的一塊大牌子翻轉來寫了『本廳諭暫停交易』七個字一時間市面上就覺得冷淡了許多

金輝章那時又把一個印刷局裏的老板傳到廳裏管押起來印刷局裏老板只是茫然他說我犯了什麼罪呢豫審的推事問他某某獎券局的彩票可是你那裏印的嗎他道正是我不曾短少印數啊也不曾舞過弊額外多印啊可不是外面有了假票子帶累我去吃官司嗎豫審推事道都不是你可知道現在開印刷局的老板都要畧諳法律我告訴你能民國四年六月七日上字第五百十七號判例上說的

代印彩票爲發行彩票之從犯應依第三一條論罪現在發行彩票的獎券局長已經拘留起來對不住請你在這裏屈留幾天聽候判決罷

金輝章這纔算實行了他的志願了那天回到公館裏他夫人問他道聽說你們廳裏今天把街上許多彩票店都押閉了有這事沒有金輝章道當然有這事他夫人道如此這項彩票還能開彩不能金輝章道人也拘捕了房子也封閉了還能開彩嗎夫人道作孽啊人家買了的彩票希望開彩如今既不能開彩可憐人家錢呢金輝章道你又說傻話了誰擔承還這筆錢呢他夫人道自然應該向你們檢察廳裏要啊你們怎不等他們開了彩再辦呢金輝章道他要問檢廳要錢來得正好照刑律第二百八十條購買彩票者處一百元以下的罰金叫他先出了一百塊錢再說話夫人道也沒有這樣猛做的但是我倒剛剛前天新買了一張彩票這個損失向誰去賠償呢

金輝章聽着怔了一怔道眞的嗎夫人道誰來哄你金輝章道我不信你給我瞧瞧夫人道這有什麼不信並不是我要買是我上海的妹妹託我買的他來信說這彩票的頭彩老開在本地所以託我買了由快信寄去的還沒有寄就出了亂子咧金輝章正劃着火柴吸香烟就把這彩票向火上一撩化作飛灰青烟分析而去夫人道無論能開彩不能開彩我這

還有一票

五塊錢不是白寃了嗎金輝章道照法律你是買賣彩票之媒介者就是從輕處分照購買彩票者也應處一百元以下的罰金罰五塊錢便宜了你夫人道你別高興我還有一張彩票藏好在這裏明天請你到廳上舉發罷

口梅毒及其後嗣

（聚勞）

俄國研究梅毒之福納爾教授述某博士言見有一健康男子與一患先天性梅毒之女子結婚後生子十四胎但六嬰兒係生下即死者五子有大腦病一是白癡二兒則牙齒發育不良竟無一完善者

閉戶造新聞

（光祈）

德國交通便利舉國皆可通達電話不但國內如此即國外如法國瑞士奥大利捷克斯拉夫等首都亦可以電話傳達如不能用電話時始代以電報故其消息極爲靈通迅速每位主筆桌上皆各有電話機一架可以隨時自由向國內國外訪員探詢一切毫無隔閡之處故德國報館初不必郵卒電差往來頻仍而新聞材料實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吾國有一句笑話『閉戶造新聞』若德報者可以謂爲『閉戶得新聞』矣



童墓

卓呆

友人徐東野的綠野別墅在滬南高昌廟附近我一向聽說他那裏風景很好的可沒有去過有一天我得了幾隻日本的釣魚鈎打算拏來試試他靈不靈苦沒有地方於是就想起東野來問他附近有沒有可以釣魚之處他說天氣漸暖四面的小河中都可以釣得星期日何不來一試

到星期日我就帶着釣鈎去訪東野東野領我到外面先去看看風景無意中經過一所很宏大的墳墓二人不免立着觀看一番見此墳還很新細看時有什麼朝議大夫等字樣刻着東野道此墳不過五六年咧所以很新俗呼童家墳山據這裏久居的鄉下人說做這新墳之際却有一件慘無人道的事這一天把棺材放了下去不知那裏去抱了兩個小孩子來有人說是花錢買來的叫他們坐在棺材旁邊還備着兩盤糕放在小孩子面前叫他們愛吃只管吃好了又有人對小孩子說不要緊的你們別嚇兩個小孩子也莫明其妙時刻一霎時間數十人將泥一齊向坑中堆上去頓時就堆成一個土饅頭小孩子自然看不見了連小孩子的哭聲也聽不得你想慘不慘自己死了與人何涉爲什麼要花了錢强把那天眞爛漫的孩子從他父母手裏奪了來去活活

埋死他與你們這班活閻羅是否有什麼好處想不到在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在極文明的上海竟有這種公然犯罪的舉動

我聽到這裏毛髮悚然差不多樹上的風聲也像那兩個孩子在那裏呼冤咧我那裏還有心釣魚就此回來了這一件事約摸在我腦中盤旋了三星期總也不能忘掉時時刻刻要想到的還是把他擲到紙上來或者可以叫我神經休息一下



口不通之方言

(吟秋)

我國江南方言有稱小兒爲小老者亦有稱爲老小者實則小與老是相對之稱既小則不能稱老既老則不能稱小也

蘇州人稱今日明日爲今朝明朝江陰人則稱爲今夜明夜實則朝與夜者不過一部分之時間烏足以代表全日哉

口山吹與山桃

(妙因)

某君東游詩有句云碎金滿地是山吹初不解山吹何指今方知山吹即中國之棠棣花也又中國之楊梅日本稱之爲山桃



人耶鬼耶

無諍

上

我穿好衣裳洗了臉漱了口心想這時早極了他必定還未起來咧一面想着一面望他臥室裏走去要叫他起來剛剛要進去忽聽得辦公室裏的電話鈴響個不住呀定是有什麼事體來了還是去接電話去罷立刻就回轉我的腳步到辦公室去還未走到那知那面已經有人接了辨他口音分明是徐常雲我就詫異起來難道他比我還要早麼走進去坐了只聽得常雲對電話中道哦你不是說有案子發生了麼到底是甚麼案子呢請你快到我這裏來罷因為我的事情很忙還有曾紳士家被竊案沒有完結呢並且你未曾告訴我案中的情形叫我怎樣知道還是請你來一趟說完將電鈴搖了一搖回頭看見我便說道你起來了麼他一面說一面坐下又對我道那打電話的倒有些奇怪他只說他家裏有種種奇怪的事出現一定要我去探個究竟連案中大略都不會說出我叫他到這裏來他說已經有人來了那麼又何必再打個電話給我呢呵呵驥仁之你看奇不奇我道那麼據你想來到底是甚麼案子發生了呢常雲道這又怎能知道呢不過照這個

情形上猜想過去這件案子大概是很複雜的不能純用數語可以說完的我道或者是命案或是被竊案常雲搖頭道不不既是命案或是被竊案他們在那打電話的當兒就要大驚小怪爲甚麼單只說有奇案發生沒說別的話呢我道哦，那就眞奇了但是……我的話還沒說完門忽斗的開開了左全手中拿了一張名片走來放在我們桌上我看這一張片子上印着林文侃三個字常雲向我道必定是那打電話的一家人來了於是對左全道請他進來罷不到一刻左全領了一個客進來看他樣子約莫有三十多歲衣裳樸素穿得十分整潔一進來之後就忽忽忙忙走到常雲面前說道你就是徐先生麼他未打電話之前我就來了他對我說他要打個電話給你唉•你不知道我眞不幸不知怎樣有這種奇案出在我們家裏說出來委實有些奇怪必定要仗先生的大力並且還有一個……常雲道唉•林先生你這樣忽忙做甚使得人家一時摸不着頭腦並且你所說的話前句不接後句更加使人如入五里霧中林先生還是請坐罷緩緩兒談來將這事從頭至尾說一遍說着拖了一張椅子叫他坐他也覺得自己過於冒失臉上微微一紅不好意思起來又回頭看見我問我點一點頭好像他先沒有看見我一般他這纔坐下微笑道我也不知怎的常雲道請你說罷林文侃就道我有一個

鄰居姓孟名信一個妻子兩個兒子大的在一個甚麼地方辦事小的還在上海讀書孟信也在一家公司裏辦事他是同我一家住的兩家非常要好這一會出了事兩家都受其影響奇奇怪怪的事連連接接出來看看似乎不打甚麼緊其實我們也大大的恐慌但這事要我一一的說給你聽呢那我可不能夠咧因為這事過於複雜了一時也尋不出個頭腦孟信家裏鬧着比我家還厲害他們就請我來到這裏我同他做鄰居才只一個月頭幾天也還沒有甚麼那知在這幾個星期裏簡直鬧得人家要命他說到這裏常雲插嘴道好好你說了一大篇仍舊沒有達到正題目上去請你還是爽爽快快說幾句話這案中情形究竟怎樣文侃就道是啊我說是自然是要說給你聽可是事體太繁雜了我也不知從那裏說起好如今我就挑幾件事和你說罷那天孟信家裏聽見門響那知開得門來是一個空空如也他們就想這無非是街中小孩子打了玩的便也不去注意他一到了夜裏大家都睡了忽聽得樓下有得得的皮鞋足音並且還聽見他咳嗽了幾聲於是孟信叫道那個……喂你是那個……樓下一點聲音也沒有孟信又叫道喂……你是那個……問了好幾聲並不聽見回答孟信連忙起來樓上的僕人也都醒了大家望樓下跑樓下的僕人也通起來了於是扳亮了電燈一瞧又

沒有甚麼東西於是告訴我家裏的人我們好些人沒有睡聽說也都來了如此鬧了一夜是從這天起我同他兩家便不曾安甯不是花園裏怪聲叫便是打大門並且還收到一封恫嚇信可惜沒帶來大畧說花園裏有一件怪物住可怕的如此以後天天半夜裏花園裏有東西叫人不像人禽獸的聲音也不像還有一夜也是大家睡着了忽然聽見砰砰的兩聲鎗響嚇得我們齊趕上去看點了火把帶了電筒子子細細瞧了一會看了一會仍舊沒有甚麼東西唉凡如此等等的事不知出了多少我一時也說他不完孟信夫婦總說是鬼但是也要到這裏來一趟才行我就笑道倘若眞正是鬼就是請徐先生來也是徒然咧徐先生你若不信請你去探一探看你到了那裏或者還能夠看得到這種奇事說完了便向常雲看常雲笑道眞正是鬼我可沒法子咧我道鬼也不是沒有的啊如今鬼學研究得很精並且還有鬼照相呢人死了靈魂却不死他們在那裏作祟也未可知林文侃笑道如此說來那麼我們花園不是成了鬼窟了麼天天半夜裏來嚇人不但夜裏不敢到花園裏去而且害得我們睡也睡不安眞可惡之極了他說到這裏忽又記起一件事也似的向常雲道哦不錯還有一件是要告訴你的孟信同我說他們吃飯的時候不知怎樣那飯裏有一股可怪的氣味你去了或者吃得

到這種氣味說着站起來了又道我要回去了請你倆吃過了早飯就來說完了就走出去我同徐常雲送他到門口看見他騎了脚踏車去了我們仍回到辦公室裏坐定之後常雲道仁之他一定是騎脚踏車來的我就冷冷的答道我也曉得常雲不覺笑道我倒還沒有完呢我並且還曉得他經過迎棠路時他跌了一交幸得衣裳沒有弄髒他說完我心想我平常日子也很佩服常雲並且我同他也是唯一的知己他的爲人也很忠厚但是有一件事我對於他未免有些不滿意就是他太自誇了他如今說的話無非要我心服若是這些話是眞的那麽他爲甚不在林文侃在這裏的時候說呢想到這裏就問他道常雲你怎麽曉得的呢他聽了朝我一看做出遲疑的模樣一會才搖頭道這時不是多談的時候改時再告訴你能我聽了他這一席話幾乎要笑了出來心想他先說的甚麽文侃跌了交分明是亂造的旣然是亂造的那麽他自然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咧現在就說出這些話來遮蓋來做一個遁辭呵呵他眞狡猾極了到了孟家倒要問一問林……想到這裏猛不防聽見常雲裝出滑稽的聲音來道仁之做了一個偵探自然要狡猾些同你這樣老實忠厚的樣子怎麽還像個偵探呢說完又接着一陣呵呵的笑聲我給他這麽一說臉上不覺一陣一陣的熱起來我就問道咦你怎樣

知道我的思想呢常雲剛要開口忽然門開了左全拿早飯來了我同他兩人吃了早飯左全泡了兩碗茶於是我又問常雲問他怎樣知道的他就道我先說了文侃在路中騎脚踏車跌了一交你當時聽了我的話先前還有些詫異樣兒後來忽然變成不屑的形狀正在那當兒你突然問我道『你怎樣曉得的呢』我聽了故意回答你這麼一句再看看你忽然微笑那麼你自然是笑我狡猾咧說完一陣狂笑我不覺也笑了他於是吃了幾口茶對我道我們可以去了那時我忽的觸了一件事便問道曉得他住在那裏呢常雲道他們已在電話裏通知我了說住在錢塘門外西湖邊上貼着他們的公館條子的便是說着穿了長衫我也穿了長衫我同他兩人同着走去了

中

兩點鐘以後我們已在孟信的書室裏談話了在這間房裏談話的人共總有五個一個我一個常雲一個孟信一個文侃還有一個是文侃的親兄弟叫做文侯一雙眼睛活像他的哥哥孟信正在壯年一股的老實忠厚樣子他告訴我們的話同文侃對我們說的話差不多看他意見中間好像含一種不可思議的煩惱常雲就道你不是說各種事多出在花園裏麼那麼請你領我們去看一看罷孟信道哦花園裏的風景真好極了說着領我們出來順手把門一關他

那房子還是舊式所以他的書室裏的門以及窗子都是舊式當孟信關門的時候我好像聽見微微有剛的一聲大家不留意所以我總當他沒事一般和大家走出到他花園裏果然風景好極了一面就是西湖還引着西湖水進來做一個大池塘種了些荷花塘的右首一座石山石山的上面有一座亭子石山下面有十幾株大樹石山的那面種了許多菜池塘的左邊種了許多花地方又大風景又好再也想不到這般雅緻的地方會有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東西到這裏來作怪花園的這邊有一條弄子孟信指着告訴我們道這就通林家的文侯就道所以這花園裏鬧了事我們那裏很受影響孟信道徐先生你在這裏必定能夠遇到那神奇事你今次就在這裏歇能常雲也不答他但只點點頭我們又跑了幾路毫沒可疑的地方孟信又邀我們到那石山上的亭子裏去涼風一陣一陣的吹來還微微挾了一些荷花香常雲就問孟信道你這房子是買來的呢還是租的孟信道是租的文侃他們也是租的文侃道就共一個房東常雲道房東姓甚麼呢文侃道姓韓住在孩兒巷常雲不響一會才道你們說的花園裏有東西作怪聲叫聽起來大約在那裏一方常雲說完我和林家兄弟都移了視線去看孟信孟信皺眉道這倒很難說一時在這方一時在那方也沒有一定的地點真正要嚇

死人後來來了一個僕人說中飯已經開好了於是我們都到餐室裏去孟信對文侃道你們兩兄弟就在這裏吃罷他們也老實不客氣就在這裏吃飯了孟信夫人也同一桌吃飯我們坐了下來剛剛要吃了孟信忽然叫起來道咦……怪了怪了……這不可思議的香味又來了我吃了一口果然有一股香氣倒不十分討嫌只辨不出是甚麼又好像在那裏嗅過的孟信夫人和林家兩兄弟都很詫異常雲吃了一口忽然呵呵大笑說道大家吃好了無礙的無礙的孟信道不是毒藥麼常雲道不是不是這事簡直與案子無關不知那個誤放的說完叫大家吃飯他話又沒有說明白我們幾個人益發莫明其妙只得吃了飯再說飯吃了之後孟信就問常雲飯裏的到底是甚麼東西常雲道這是口香糖我聽了恍然大悟道哦……是口香糖麼怪不得我記得聞過的常雲道定是那個吃口香糖誤落掉些在這裏面說着大家到孟信書室裏去孟信剛要開門忽又發狂似的大叫道怪事怪事……徐先生你快來看快來看我們走近門邊孟信用手向門推了幾推說道看看怎麼開不開了我道是啊我先走出來的時候好像聽見門裏面刷的一聲我只以爲是別的東西響所以我也不留意也沒有向大家說當下大家都不曾留意文侃道刷的一聲就是閂門了咧文侯道我們從窗子裏跳進去

就是了說着從窗子裏跳了進去把門開了我們走進去同先前一點也沒兩樣桌上的東西一點也不擣亂仍舊整整齊齊孟信詫異道噢怎樣的呢是那個進來的呢他進來又是做甚麼呢眞不可思議事體越出越奇孟信只管說常雲始終不答他一聲也不響我知道他必定又在那裏出神了於是大家都不做聲好久好久常雲纔問孟信道你說的樓下有皮鞋足音就是餐室裏麼孟信道正是的他那聲音很清亮決不會誤的並且還聽得咳嗽聲呢常雲聽了又不做聲了於是走了出去在餐室裏東看西看很注意的察看地下又拿出顯微鏡來仔仔細細瞧了一遍又到門口去了孟信就向我道我們再到花園裏去坐坐罷我們於是又到花園裏我便斗的記起了一件事問文侃道你早晨到我們家裏來是騎脚踏車來的在迎榮路時你跌了一交麼文侃大驚道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心想啊呀不好了我上午錯怪了常雲了便答道是常雲告訴我的文侃道他是神仙麼孟信道你眞正騎脚踏車跌了一交麼他道是啊跌了一交連忙起來幸得衣裳沒弄髒說着徐常雲來了一臉高興的樣子我曉得他一定有了把握不過不肯說罷了走來就道你們在這裏說甚麼我就告訴他聽他只微微笑着文侃接着道徐先生你是神仙麼常雲道我不但如此並且還曉得你那脚踏車是永利公司

裏買的後面的那一個車輪橡皮曾經壞過了另外換了新的是的麼文侃直跳起來道呀你真是神仙了你又沒仔細看那車怎樣知道的呢常雲又笑道你那車子後面輪上的橡皮還是昨天不知是前天換新的是的麼文侃道是昨天前天壞了昨天上午去換的咦奇了奇了你怎樣知道的呢你肯告訴我麼莫非你特地到永利公司去尋號子麼常雲呵呵笑道我又不是獃子特地跑去問做甚呢文侃道那麼到底怎樣的呢請你告訴我罷常雲搖頭道停一會告訴你罷我們一等夜裏來就可以進行了孟信道此刻沒事儘可玩咧風景又好又涼爽於是大家坐着談話常雲初起一聲也不響後來也談起來越談越高興這時大家的談話我也不必細細去記他橫豎與案子一些也沒關係記起來也記不得這許多並不是討論一個甚麼問題一時談到東一時談到西我也一起談笑覺得非常有趣不過有一句話要說一說似乎這句是和這案子有一點點關係就是常雲談話非常快樂的樣子只是我們五個人裏有一個談到案中的話的一不理會還用些話來打開他到了吃夜飯的時候林家兄弟仍在這裏吃孟信道夜裏果然沒有這香味了常雲道可不是呢到底是誤放進的啊夜飯吃過之後天色漸漸黑起來了九點鐘的時候常雲向孟信道我們的臨時臥房頂好在花園前面的

那一間孟信忙點頭道是的是的是在花園前面的樓上一間在我的臥房隔壁常雲微微一笑道那就更好咧那時林家兩兄弟也與辭而去孟信因爲要探動靜吩咐家人早早睡了我同徐常雲就同上樓由孟信領我們到那間房子裏去那間房子倒也大得很擺了兩張牀地方還足足有餘臨花園的這一面有一個窗子窗子的前面有一張桌子孟信笑道空房子正多呢這間的底下一間也是一間空的預備要堆柴的徐先生你……說到這裏臉色忽然變了裝了詫異的樣子望着園中常雲移了視線瞧着園中一面問道甚麼……你看見了甚麼他說完了三個人都靜悄悄的一些聲響也沒有我也很注意園中那知園中一點聲響也沒有孟信方嘆了一口氣道大約是我的幻想我好像聽園中有聲音常雲道你先要同我說甚麼孟信回說你今夜可以遇得到這種事咧說罷去了常雲就然了一支烟在那裏吸只管在房裏踱來踱去我問你今夜不睡了麼他道是啊我要看看到底……說到這裏再也不接下去好像想什麼我也不追問想還是睡罷便向牀上一倒常雲忽然取出手鎗和電筒放在桌上又拿了一支手鎗放在我枕旁對我說這東西擺在這裏以防不測如是發生了甚事我會來喚你醒來你安心睡便了我點點頭他於是扳息了電燈依舊踱來踱去我以日中疲勞之

故不一會便睡着了正睡得有趣的當兒忽然好像有人喚我仁之仁之……仁之……我張開了眼房中仍舊很黑我道常雲不是你叫我麽那知常雲正坐在我牀邊低聲說仁之你快起來我忙起來順手拿了枕旁的手鎗只見常雲用手指着窗說你快看我向窗外一看也沒有什麽不過天上幾點星子月亮也沒有所以花園裏非常黑暗我低聲問甚麽叫我看甚麽常雲也低聲道別聲別聲你只靜聽好了一會又道聽……他說完猛聽得花園裏一種怪聲叫常雲忙到窗前我也起身跟了去這種聲音叫了好幾聲一時在這面一時在那面我全身都打顫了汗毛也都豎了起來額上的冷汗涔涔流個不住常雲就握緊了我的手他的手也很冷都是汗那知園裏愈叫愈響我怕極了左手緊緊握住他的手右手使勁拿住手鎗就是仔細辨他甚麽聲音也再辨不出一時高一時低人聲也不像禽獸及昆蟲的聲音也不是如此叫了好一會忽然不叫了我就問常雲你當下何不將電筒照一照呢常雲道呀他如今的叫是以爲這間房子仍是空的他若曉得這空房子裏住了偵探他那裏還再叫呢或者還有甚事發生我說他爲甚日間不叫呢或者是一種動物不常見的他躲在深草裏日間不叫夜裏叫常雲也不答我忽又道仁之你聽……你再聽……這時園裏忽然有足步聲音接着又是一

陣談話的聲音好像兩個人在那裏爭甚麼也似的常雲同我都仔細聽他說些甚麼話有一個人道請你不要再這樣那一個人很兇的聲音道呸還是你別再亂想罷再這樣就．那一個道就怎麼就怎麼剛剛聽他說完忽然砰砰的兩聲鎗響又聽有人呻吟之聲常雲忙把電筒向下一照我也俯頭去看那知一點東西也沒有常雲再四面照一照也不見甚麼東西孟信拖着鞋子走進來把電燈扳亮了只見他面色青白向我們說事情越大了恐怕弄出人命案來咧我道或者是的呢你聽見鎗聲麼孟信道是的我聽見鎗聲才醒來的我就對常雲道呀常下你何不下樓去捉兇手呢常雲道我若下樓或者跳下去他早也逃了所以還不如趁其不備用電筒照他一照看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然後再去捉他不遲那知他逃得這般快必定連屍首也背到那裏藏去了說着坐在他牀上我同孟信也坐了下來孟信問常雲道你有些把握了麼常雲道有些數目了孟信就去睡去常雲於是問我道你試想一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道大概是兩人爭一件甚麼東西或者是這一個人做了甚麼私事和那一個人有害因此到這裏爭論一言不合就殺了他又立刻將他屍首背了逃了是的麼常雲道那麼花園中的怪聲叫樓下餐室裏的足步音咳嗽聲孟君書室門的門住那又怎樣的呢你試

再想想看他這一席話說了頓時觸動了我的靈機說哦曉得了曉得了必定是他們爭一件甚麼東西這件東西却在這屋內依他們的理想想過去大槪這東西在孟君書室裏所以半夜裏到書室裏來比及許多人來到了書室裏於是趕忙逃到書室裏尋了一會不得第二回再來到房裏來尋花園裏怪聲叫大槪是一種暗號叫要他同伴來以致相爭對麼常雲拍手道對呀仁之你到底是有進步了說着兩手又在頭後向牀上一倒我知道他又在那裏用腦筋了我再睡一交罷橫豎這時還早呢於是我又入睡鄉了自己也覺得睡得很長久後來到了將醒未醒之際忽然有人拖了我起來原來是常雲他一面拖一面很慌張的樣子指着窗外我一看外面黑煙冲天隔壁孟信發狂也似的大叫道火……火……我忙拖了鞋子往樓下跑當出房時回頭見徐常雲向窗外跳了下去

下

那知我下了樓大家都說火息了我訝道息火那裏息得這樣快呢道不是一樁奇事麼那時我才知起火的那一間房子正是我們那一間樓下的那一間空房子那麼空房又那裏來的火呢即使是有人放火爲甚又息得這般快呢孟信兩夫婦都說必定是鬼於是我們都到花園裏去剛剛碰着常雲進來氣喘個不住只說要到裏面去休息我們跑到那空房裏去看

一點東西也沒燒了只有窗上有點焦孟信說這還不是鬼嗎我也不好怎樣回答他後來我們回到書室裏常雲已靠在睡椅上了他見了我們進去就坐起來道孟先生林家大概受了不少的影響了請你們請他兩兄弟來罷孟信就叫夏升去請他兩兄弟來不一會兄弟倆來了坐定之後常雲問你倆昨夜聽見鑼聲嗎文侃點頭說聽見的常雲笑道我知道了以前鬼鬼祟祟的事都你兄弟二位做的可是的麼只不知是甚麼道理罷了這時孟信同我都詫異得了不得因為常雲平生探案破案的時候從來沒有這般客氣過那知還要奇怪的是文侃文侯兩人聽了常雲的話只是大笑呵呵的合不攏嘴來常雲道別笑了請說這道理罷文侃就道這些房子前清時候原是我們的剛剛在錢塘門外我們一家住在這裏當這旗人的虐待那時候園中石山那面種的菜還都是房子就是我祖父的臥室最外面的那些房子呢租給人家居住那一年有洪楊之亂快亂到杭州來了我們一家人多倒聽他但是我祖父手中儲蓄一萬多金帶了走既不便放在家裏叫人管也怕遭搶那就怎樣呢如放在地板下面他們放一把火把房屋燒了也要失掉於是我祖父就把那些金子盡行放在那臥房的地板下又叫些人將這臥房拆了臥房附近的廂房也拆了不是只剩了地板了嗎於是再拿些泥土

蓋在地板上種了些菜費了半個月功夫才把這些東西弄得妥當就全家逃走幸而沒遇着亂到得亂平了我們都在南京經商一直到了許多年數仍沒來取金子後來我兄弟兩人娶了親民國十年才到杭州來暫時住在城頭巷再一打聽這些房子都非我們所有了這裏租住的是一家姓趙的到了今年姓趙的才搬了我們就租了這一些房子孟先生已經搬來花園雖歸公但是我要去取金子總有些不便因此想出種種法子來嚇孟君必定使他搬了我再去取那些金子孟信笑道原來是你麼呵呵你想我曉得園中有金子我就掘了逃走麼文保紅着臉道這也不過我神經過敏罷咧於是我同常雲也都笑了孟信道哦怪不得種菜的地方比旁的地方高些呢常雲道那麼你怎樣做那些嚇人的東西呢他道餐室裏走路和花園裏怪聲叫這都是我做的書室裏門閂却是放的一塊吸鐵石只等門一關那鐵門就被吸鐵石吸了過來後來文侯進去開時順手將他拿開至於飯中的口香糖也是我故意的但經道破所以就不再做了園中的爭聲也是我和文侯做的常雲道那麼放火又怎樣的呢文保道這是放了樟腦丸在窗上將他一燒仍燒的是樟腦所以窗上仍沒有燒掉甚麼燒的時候不是有股樟腦丸氣味嗎剛剛燒時又立刻將一桶水潑着當時逃入那條弄內回到家裏噢

徐先生你又怎樣知道是我呢常雲道我先看見書房門門着聽見園中的叫聲和相爭聲我的理想正和仁之先在房裏說的一樣既而一想可大大的不對了怎樣呢園中既無門可以通街那麼鎗打了那人之後又逃到那裏去了呢必定是逃向林家去了但林家兩兄弟怎樣會相爭如是與外人相爭那麼他可以呼救咧既不聽見呼救又無影無蹤的逃了林家又沒事般的過去不是林家特地做出來的麼即使是兩個外面的人到園裏殺了人負了屍跳出牆外那麼我將電筒四面一照為甚不看見甚麼呢並且餐室裏有皮鞋足音既是秘密的事為甚還要這般張聲給人家知道就是書室裝的門門也是笨事可見這些都是故意做出來的以前種種[illegible]假做林家的人做的等到起火[illegible]忙跳下樓去隱約之中看見有人逃進弄中一望而知是兩兄弟中之一咧說着大家呵呵大笑常雲又道於是我叫人請了你們來只見文侃氣喘這不是許多證據嗎後來我們在這裏吃了早飯孟信道我們五個人去游西湖去能常雲道不我還有[illegible]紳士家被竊案沒完結呢文侃道那麼待完結了那案後請打個電話給我們我們一齊去好麼常雲答應了文侃又道哦不錯還有話要問你呢你知道我昨天來時騎腳踏車跌了一交你怎能知道呢常雲道我看見你手中有黃泥的印子一格一格的這自

然。是。腳。踏。車。上。的。還。有。點。濕。可。見。跌。到。泥。中。去。過。了。但。這。幾。天。又。沒。有。雨。泥。又。狠。像。馬。路。泥。並。且。你。說。從。錢。塘。門。外。來。自。然。要。走。過。迎。紫。路。這。幾。天。迎。紫。路。正。在。那。裏。修。可見。得。你。在。迎。紫。路。上。跌。了。一。交。幸得。長。衫。沒。濺。髒。文。纔。道。你。又。怎。知我。車。子。是。在。永。利。公。司。買。的。呢。常雲。道。這。倒。很。容。易。因。為。你。手。中。的紋。是。每。個。方。格。中。一。小。點。又。有。一。個。卍。字。記。號。這。不。是。永。利。公。司。的。商。標。嗎。至。於。那。車。輛。因。為。那。一。隻。車。輪。是。新。的。你。想。腳。踏。車。天。天。在街。上。跑。那。有。這。樣。新。呢。可。見。換。了。還。沒。幾。天。咧。他。說。完。大。家。都。嘆。他。精。細。我。倒。不。以。為。奇。因。為。司。空。見慣。了。後。來。曾。紳。士。家。被。竊。案。有。了。結。果。便。打。個。電。話。給。他。們。他。們。說。林。家。金。子。的。事。已。經。妥。當。可。以。去遊。西。湖。了。我。笑。道。偵。探。同。罪。人。同。游。西。湖。不。是。奇。聞。嗎。常。少。大。笑。至於。曾。紳。士。家。被。竊。案。如。何。游。西。湖。如。何。這。些。都。不。關。於。這。篇。「人。耶。鬼。耶」我。也。不。必。再。去。記。他。如。今。暫。與。讀。者。諸。君。告。別。罷。

□中國三大偉人

（拈。花。）

中國的軍閥家人人要學袁項城。

中國的老官僚人人要學徐東海。

中國的革命黨人人要學孫中山。

這便是中國三大偉人。





橋上

無我

宋柏生他是我的同事是一個很誠實而耐勞的人他感受了家庭的痛苦所以他很是消極每每講到不得意時他便口口聲聲的說要去做和尚了我常笑道『你到底做了幾次和尚了』他便正言厲色的說道『不忙你瞧着能總有那一天』我也不敢再說什麼了柏生在三歲上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青年守節把他撫養成人幸虧祖上留下些微產業好容易培植他到中學畢業十七歲上他母親極力張羅替他成了家他夫人是一個完全舊式家庭的人物別的吾也不大明白但是柏生對於他母親仍舊是很孝順的每月所得薪水日子也不差的寄遞去貼補家用本來這樣的過過日子也就是很好的了他母親常說『我就是一個兒子現在娶了媳婦我好比又得了一個女兒似的』偏偏他那位夫人天天在家裏尋事哭了笑了鬧一個不休氣得柏生的母親也哭了柏生偶然在家裏他母親便說『你媳婦年紀也不小了我也不好多說他這樣的家境在我看來是非常好過了不知他因什麼天天尋氣鬧口舌我真受不了』柏

生也無言可說每一年他還家一二次請了一個月的假三星期就還來了一須來就唉聲嘆氣話都不高興說以上許多事他空了無事忍不住全告訴我了並且他還說他對於他妻子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感情舊社會的家庭總是如此的新的呢他也是很反對的他常說『我也沒有什麼別的希望但求吾妻能體諒我的心好好的侍奉我母親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此的過了五年忽然有一日他家裏來了一封電報說他夫人病了叫他趕快還去他連忙的請假轉去了一星期以後我接了他一封信信中牢騷得不了說他到家時他的夫人在上一天就過世了母親哭得了不得家裏淒涼得同鬼窟一樣下一星期他就要還來了等到下一星期他還是不來連信也沒有直等到一個月後他才回來了只見他比從前倒活潑了些過了幾天他得了一封信看了就藏過了本來他的信件常常放在桌上從不收拾誰也能看現在却這樣的慎重其事我就問他了你前天寄給我的信不是說家裏淒涼得不了趕緊的要出來怎麼就淒涼了一個月方才還來今天的信是那裏來的快快的告訴我聽他被我逼得無法只得說道『我告訴你你不要告訴別人我怕他們要笑我』我說『這個自然你快說罷』他說（以下均用朱君口吻）

我（朱君自稱）寫信與你時實在真覺得淒涼萬

狀等到費事一了快斷身了我母親對我說道你是難得來的你外祖母常常念你你快到他那邊住幾天再走我從小就愛到外祖母家去外祖母真非常的愛我我有六七個表弟兄他有吃食的東西總給我吃他說『他們人多一點兒東西也分不徹你一人吃了罷』吾就享了個專利權大凡老太太們愛孫的心終敵不過愛外孫的心熱況我又是個孤兒更加因愛而憐了此番前去我只揀可笑的事說說北京我外祖母小時候來過的我就與他講北京的事我那大表兄在鎮上做校長二表兄在外面行商其餘的太小了也沒有許多話來講一到第三天吃過中飯我說要走了就別了出來一想時候太早輪船纔在下午三四點鐘開的這兩個鎮相距十餘里交通是很便當的當下我便帶了一本小說到一家花園裏去走走一面看看書一面望望園景我便坐在那九曲橋上細細玩那水光雲影水面風來了把那水吹得往前一直皺過去一雙青背紅腹的翠鳥不住的往水中捕魚把水打出一個個圓暈來樹頭的鳥叫得好像音樂一般園中這時人本來是很少的靜得我好像在那深山絕澗相似猛然聽得橋端的亭子上一陣皮鞋聲來了一個十年前的……本來我從小就在本鎮一個小學堂裏讀書那裏的校長姓陳很看得起我這時候我不過十二三歲有一天他的女兒來看我們讀書站在講室的外面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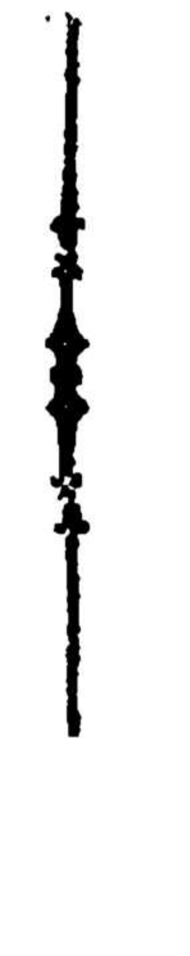
見便覺得怪可愛倒小時懂得什麽看見好的便覺得可喜過一回也就忘了有一天晚上吃飯時這時候吾的祖母還在吾母親對我祖母說『校中陳先生今天託人請了他女兒的庚帖來給我家柏生婆婆以爲好不好』那時吾祖母說道『甚好我們柏生可憐他從小就沒有了父親現在既蒙陳先生看重將來也有些照應最好也沒有了』後來我母親也不說什麽我也不懂是什麽一回事後來到底也沒有成功十三歲的時候吾母親便與我定了我那亡妻了上兩件事到現在還沒有忘記雖有時遇見了他從來沒有招呼過的後來我聽得他在某校畢了業在本省一個女學裏教書我又常在外面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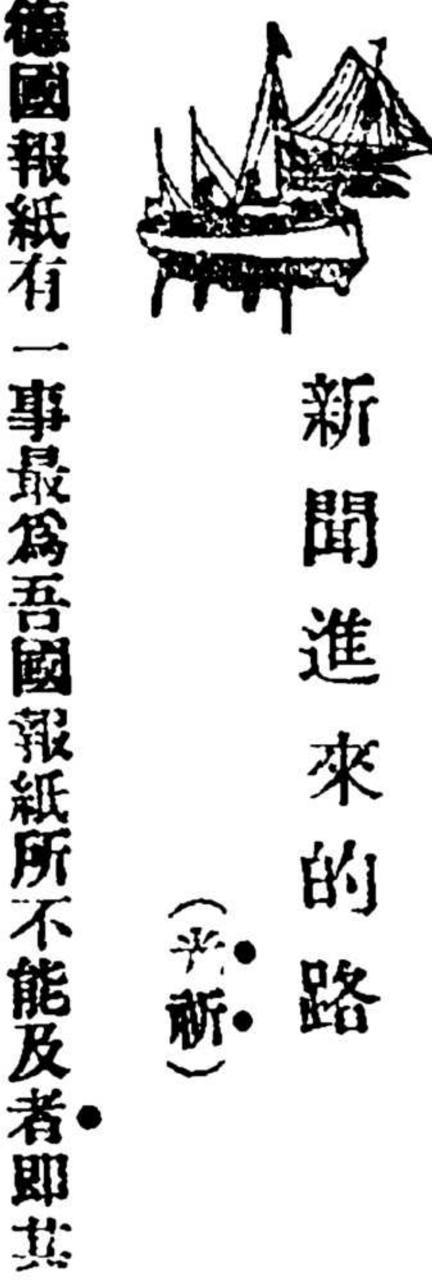
甚加少見他的面了今朝我見他也是一個人大遠的到此何事呢我不覺呆了忽然立了起來他也站定了不覺彼此都笑了一笑我大膽的先說了『女士不是姓陳麽』他點點首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我索性老老面皮的侃侃而談道『今朝巧極了難得在這裏遇見了女士女士何以一人獨來呢』他也安定了許多便從容的回答道『今朝我與周楊二位同學約定到這裏來參觀某校的游藝會因爲時候尚早他們去望親戚了叫我到這裏來走走回來他們來尋我的不想遇見了世兄聽得世兄一向在北京想必是很得意現何以忽然回來了』我便告訴他一切的事又談了些學界中的事一同坐在那

橋欄杆上慢慢的談他的言談舉止很是溫厚和平毫無近來女學生的一種普通惡習他說『吾父親常說起世兄聽得世兄現在的名譽和地位眞是前程無限的』吾說『這不過勉强能穀自立罷了不比女士是爲社會盡力眞可敬服呢』後來他的同學來尋他了我就送他們到那邊他教我也進去參觀我也就進去了就碰着我那大表兄他對我笑道『你也有與致來麽』我笑笑不說什麽一回看完了時候不早輪船已經開了我就替他們雇了一隻船送他們上船他對我說『何不一同還去呢』我說『我還有事哩』望他們的船漸漸的不見了才仍舊回到我外祖母家裏其實我有什麽事呢鄉鎮上的人一來就大驚小怪議論個不了那倒是不能不怕的我外祖母見我還來了便問吾怎麽又回來了我只說去看游藝會遲了輪船已開我也不高興還去了後來吾那表兄還來他就要說我使個眼色叫他不要說他也不說了過了二天就接了他一封信是從吾家裏轉來的他說『我這星期日又要到那邊去盼望你也去我們再談談想你一定贊成的』他當我已經回家了不知我還在這裏沒有走呢我便覆他一信說『請你星期日來我還在那邊橋上等你』到了那天他果然來了我們現在熟得多了隨便講了許多話覺得兩人的見解甚爲相合於是我二人便約了以後常通信札此後我又還家住

了幾天便動身來了今天這封信是他來的恕我不能宣布因爲未得本人的許可冒昧給人家看了我很對不起人的……

朱君說了這一大篇話吾便照他的口氣全給寫了出來他本來教我守秘密的我想現在可以無須秘密可憐他和尚是永久做不成的了他二人現在一同住在北京組織一個半新不舊的小家庭他母親因爲路遠未曾出來常有人說起每到星期日的下午五六點鐘時在那中央公園裏頭總見他們倆手拖手的一同行走呢……





新聞進來的路

（平新）

德國報紙有一事最爲吾國報紙所不能及者即其新聞傳達方法極爲靈通迅速是也吾國新聞材料之到報館大半由『大門』進於德國新聞消息之到報館則大半由『房頂』飛入吾國報館記者採取新聞大半用『眼』而德國報館記者採取新聞則大半用『耳』此其不同之點也



縵雲小刼

運父

一

一所學校的校園中花木參差樹葉滲着月色映在地上縱縱橫橫遠遠映着室內的燈光格外覺得幽蒨有趣這一晚正開着舞蹈盛會幾十個女學生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和着批霞娜錚錚鏦鏦的節奏表演各國的舞蹈姿勢動作都很活潑一陣微風吹來衣裾散開宛有乘風仙去的情態真可算有影皆妍無態不妍那一般來賓讚嘆不置只聽得擘拍…拍…的拍掌之聲

這學校名叫坤明女學是衛在斯博士創辦的約有十多年的歷史名譽很好華縵英女士也在校裏肄業縵英天資聰穎各門科學都須會得通校都許他是高材生今年他這一班要畢業了遂在學期終了時開一次懇親會晚上舉行舞蹈縵英平素對於跳舞很有研究當天便做了領袖並唱着優美和婉的表情歌來賓尤為贊許他縵英心下十分得意恰巧他未婚夫吳止雲上禮拜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得了學士學位畢業回來在秋天兩家的尊長就預備替他們的結婚相愛數年快要滿足希望所以縵英心裏格外異常快樂呢

一會跳舞完了大家休息數刻綫英坐在一株薔薇樹下椅子上清風拂着花枝送出那芳馨的香氣一面又吹得衣襟飄飄的綫英起先覺得身上燥熱此刻方才好過猛的面前一人走過綫英忙叫道慕哥也來了嗎那人轉身看時笑道原來是綫妹我正找你呢說着遂也坐下來

這少年姓孫名叫慕聲從小同綫英同學兩人天眞爛漫到也處得十分合式後來止雲也來上學綫英因爲止雲性情和平不知不覺的便同慕聲疎遠了些當時不過小孩子的心理沒有什麽情感後來漸漸大了綫英一縷高尙純潔的愛情便全行灌注在止雲身上慕聲心裏十分妒忌但綫英對於他仍舊

很好同往時一般慕聲心裏總覺到止雲奪他所好十分不平即至兩下訂了婚約慕聲知道沒有指望了才算死了這一條心這時在綫英旁邊坐下道止雲來了嗎綫英道他今天有朋友約着去商榷編輯雜誌的事體沒有功夫到這裏來慕聲道怪不得瞧不見他呢閒談了幾分鐘慕聲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綫英道慕哥有話趕緊說吧停會遊藝節目上還有我的唱詩呢慕聲囁嚅了半天道我說出來你相信我嗎綫英笑道我有甚不相信難道哥這般正直的人還撒謊不成慕聲道我聽見人說止雲在外邊同人家訂約將他父親在山東博山的一處礦產賣去並承認代購礦產一切由止雲出名實際上某

國得利甘心做軍閥派的走狗暗中斷送我國主權不少我起初不很相信那人說得千眞萬確的有這一件事情慕檗說着瞧縷英猶如泥塑的一樣半晌方才掙出一句道隔了幾年難道意志就這樣激變了慕檗接着說道我想止雲學的是政治學將來必定在政治上活動有所建樹倘若那時倒行逆施起來中國豈不有大大危險不論人言是否眞實我想縷妹最好規諷他一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免得將來爲人指視妹妹却做了他的妻子只是多麼羞恥呢妹妹看是不是縷英有氣無力的回答道承慕哥的盛意告訴我這消息並指導我不勝感激但願是流言就好了說着聲氣有些嗚咽慕檗又安慰了一番方才別去縷英依舊癡癡的坐在薔薇花下發怔一陣風過處花瓣似雨下般落下來灑了一身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穿着門羅衣服很憨跳的一個女郎跑到他跟前來喊道縷姊渴睡得很現在節目通通表演完呢唱詩的時候我你不到由婉雲姊姊唱我的算術表演答案最快學監李夫人還獎了我一方手帕呢說時將手帕給縷英看又拋在樹枝上央求縷英取下來縷英見他這嬌小活潑的態度也展了展顏一會天色漸漸愈加黑暗時光不早縷英一步一步捱將起來出了校門回家去了

二

縷英回來到房裏坐下小婢秋兒跑過來說小姐道

歇才回來連忙倒了一杯釅茶放在桌上綏英取茶在手靠在椅旁待飲不飲心裏的思潮勃勃而起止雲素來性情很正派每每談到國事便異常激昂慷慨恨不得投筆從軍那種同仇敵愾的心似乎不會身適異邦就改造得只樣快法做這無心肝的舉動慕聲呢人極誠懇的樣子不會打謊話豈有平空造出一篇謊言的道理又同止雲沒有什麽惡感告訴我也是一番好意怎能不信呢這兩種念頭在綏英心裏決戰了大半晌結果慕聲的話戰勝了想必得用什麽方法去諷諫止雲呢料想質問他他是一定不承認的非但賴得干干淨淨而且要說慕聲誣友和婉點勸說呢恐怕沒有效果以後格外明目張膽無所顧忌綏英想了半天兀自沒有辦法猛地牙關一咬自言自語道不錯犧牲我自己！最好決定這樣當下方法想妥了綏英芳心裏才覺當帖叫秋兒將衾枕鋪好了預備安寢一面抽出一張信箋寫了幾行吩咐秋兒道明天早起教下人送到吳少爺那裏去這時心中又念着止雲這般舉動不外金錢和美色的誘惑不禁暗暗的罵道萬惡的金錢和美色眞坑死無限有爲的青年呀外面芭蕉淅淅的作響綏英覺到困倦上床便睡熟了

吳止雲因爲昨天回來得遲了八時尙未起身擁着被用手揉眼睛一個小使拿了封信進來說這是華家送來的止雲曉得是綏英的函札連忙接來拆開，

看時上面寫着

雲哥惠鑒昨日懇親會頗極一時之盛惜吾哥未往殊屬憾事連日天氣晴和妹擬今早九時同往公園旁隙地作拍球之戲其時游人稀少空氣鮮潔游散極宜用特函達希早往爲荷　妹縵英上

止雲看罷暗想昨天我未去他心中一定不很願意可是沒有法子誰教我有事呢擡頭向外一看時計上已經八點三十五分了連忙掀開被翻身下牀喊人弄水洗臉又胡亂吃了些東西穿了長衫拿了球拍匆匆的跑出去一直往公園來他家裏距離公園很近不多一會便到了時候還早遊人很清淨止雲四處看了一遍並沒看見縵英知道還未曾來便出了園門向旁邊走去那些鮮艷的野花襯着綠草分外好看有一道小溪清水漣漣兩旁的樹木都映入水裏止雲賞了一會風景遠遠見有一二家的屋牆有極大的字『金剛石牙粉』『仁丹』異常清楚就是幾里外都可瞧得明白止雲不禁十分慨嘆想舶來品在中國市場的勢力已經牢不可拔任便再抵制些也沒有經久的效果正想着忽然有人在肩上用手一拍笑說道你早來了嗎止雲回頭看不是縵英是誰

當下止雲笑道我昨天沒去參預懇親會你不怪我麼縵英也笑了笑但是彷彿很苦的回頭吩咐跟來的秋兒回去停會再來止雲又道此刻人少我們就

打球罷縵英搖頭道我本來預備同你談談拍球不過是一時興到寫的今天手腕沒力不拍了到那邊去坐坐罷止雲惟命是聽携着手到那草地上一張靠椅上坐下止雲見縵英今天有些沒精打采不比往日有談有笑的心裏有點疑惑又不好動問坐了一刻縵英遲疑了半會慢慢的道雲哥我昨天聽人講說到這裏吞吞吐吐的又止着不說了止雲道什麼事你只管說縵英才帶着悲聲道有人說你是賣國奴止雲聽了大爲驚詫這話從何而來是誰想起誣我的縵英當下便一一告訴他但並不會說是慕聲說的又道你也不必隱瞞人一時做錯了事也是有的只要覺悟了想方法來彌補從前的罪惡以前

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爽直告訴我罷止雲急得直嚷道這是那裏說法旁人不滿意我造謠言你平素知道我的可是那種沒心肝的人總應該替我辯護才是不料連你都疑我更不問別人了唉我這顆心怎能掏出給妹妹看呢說罷聲氣嗚咽幾乎哭出聲來縵英此時見止雲這樣子又回想了想覺得慕聲的話也不能據爲定讞其中或者有冤屈的地方止雲平素愛國心很重而且說話很誠懇不像狡辯的樣子似嫌孟浪些未曾偵查是否實在當下便撫慰止雲道我也覺到此話不實不過問你一問何苦急得這樣子呢止雲長吁了一聲憤憤的道我一向孳孳用功想爭出點學問將來替

國家做一番事業。不料德未高而謗來。竟有人誣陷我難堪的罪名。怎不教人痛恨呢。罷罷罷。現在某處交涉。某國恃强太甚。將來談判决裂。我必定投身疆場。到那時看吳止雲到底是個什麽人物。只是妹妹終身。說到這裏。望着緩英流下淚來。緩英也悽悽惶惶的怔了半天。驀地說。我已下了决心。雲哥這主意很好。我希望你將來成功。至於我呢。請你無庸罣念。另外……說着牙關一咬。在腰裏拿出一支小勃郎林手鎗。望自己胸口便擊。止雲不防備他如此。嚇得連忙來奪。已經不及。只略偏了偏。在左臂上穿過去。立時暈倒地下。止雲放聲大哭。一面也倒下地去。

止雲看緩英時。面白如紙。雙蛾緊蹙。傷口上的血骨都都都的冒將出來。喚了幾聲。也不答應。已是失了知覺。止雲又驚又痛。心裏紛亂。沒有一絲主意。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小婢秋兒跑來了。看見這樣子。嚇的禁住了。不敢出聲。止雲吩咐他向家去報告。秋兒如飛的去。停會緩英的母兄全來了。看見這模樣。十分悲切。摸摸還有呼吸。忙問怎的鬧出事來。止雲把事故草草說了一遍。方知就裏。緩英的阿哥連忙去找醫院的人來。將緩英抬送到院裏。又把手鎗收起道。不料他作我處拿去。發生這件事情。轉身同止雲說。停兩天舍妹療治過。如何好歹給信於你。你不必過於悲傷罷。霎時一羣人都走了。只有止雲一人還

痴痴的立在那裏太陽的光移到他身上也不覺道縷英傷勢不很重因爲自己回擊止雲又掣他的肘祇在皮膚上擦了過去不過身體嬌弱一時難得出院聽得人說兩國的交涉日加嚴緊彼國已經下了最後通牒如無滿意的答覆就要宣戰我們態度也很强硬而且國民因爲忍恥受辱已到極地這時正是雪恥圖强的機會個個奮勇有滅此朝食的氣概大約下禮拜前線上就要開火了又有風聞說吳止雲不知怎的放着教授不做前日也去應募徵兵了縷英聽了又悲又喜喜的是止雲能爭氣足見得是愛國之士又恐怕陣亡戰地雖說爲國捐軀但究竟是我激迫着他去的想到這裏就有些不快傷勢漸漸復原出院之後紅十字會裏因爲業已開戰每日會員赴戰地救護的必有數起縷英覺到男子爲國家而戰女子就應該坐在家裏嗎未免有虧國民的天職了遂投身紅會心想或者在戰地遇着止雲也說不定自是縷英便做了救療傷兵的看護婦

一處白色的營幕有一桿大旗上面畫着一個紅十字裏面的傷兵也有殘缺肢體的也有動掉不得的醫士穿梭也似的往來治療而與傷兵以精神上的安慰幷看護他的看護婦也蹀躞其間猛然炮聲一響硝烟蔽天外面又發生劇戰了一會外面綳牀招進無數的人來那主任醫士點頭嘆道可憐爲國家而戰的勇士呀這時外面又招進一個人來道好呀

健的人身上受了四五創呢那主任醫士覺着預把他安放好了揩淨血污將傷處察看了一會用繃帶紮好了吩咐一個看護婦道你專誠看守他別使他勞神講話傷勢不輕呢看護婦點了點頭醫生出去了看護婦垂首坐着似乎籌劃甚麼事的這便是華縵英女士

任靜悄悄的室中沉寂了大半會那受傷者挪了挪身體呻吟着斷斷續續道呀縵英你許我懺悔嗎縵英聽得喊他的名字霎時心房跳躍幾乎把持不住顫巍巍的走近榻邊一看面上裹着布認不清面貌依舊昏昏沉沉的睡着縵英此時的思想道人莫非是止雲吧又不敢去驚醒他坐在一旁心中往來的算計傷兵又微微呼道上帝許我懺悔嗎聲音細弱的很縵英聽了斗的觸起機來像是常聽見的音吐但記憶不起是誰俯身下去看時那人慘淡無神的眼從繃帶底下望了望縵英失聲道你不是……縵英此時用柔婉的聲叶道你休息着醫士叫你不要講話呢那人低低道你不認識我麼我是你的好友孫嘉聲呀但是現在不能……好友……縵英猛然悟過驚道你是嘉哥嗎你怎麼也……嘉聲道你恕我麼說時兩眼望着縵英極懇切的樣子縵英道什麼事教我恕你嘉聲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因為你同止雲訂了婚約心裏……妬忌造出謠言說……止雲賣國想你同他廢除婚約……我便好進行不料你竟……

說到這裏咳了兩聲又奮力道你竟自殺我自知罪惡……現在我力行懺悔看來不久要下世了雲妹你能恕我嗎縵英此時心裏說不出是酸是甜只管歔欷的發怔同石像一樣醫士進來了看慕聲有點昏獸的光景察看了一會搖搖頭縵英哼出一句話道這傷勢不妨事嗎醫生聳肩引骨已斷恐怕無濟靈魂在兩小時內可以超昇天國了說着慨嘆出去縵英心中搖搖無主憤恨同悲傷一齊交攻由不得哭將起來另外一個同伴看見了暗道他們其中定有一段戀愛史呢

四

戰事終結了因爲我們人人激於義憤上起陣來眞

不以一當十奮勇當先彼國節節敗退看看已無再戰的能力只好遣使求和於是數十年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才完全廢止臥薪嘗膽不敢忘的恥辱才算雪了那些戰士也緩緩的凱旋歸來去會慈愛的老母和親愛的妻子

吳止雲在軍營裏因爲每每奮不顧身立下許多功績已升做上尉戰事停止之後便也解甲歸來可是那縵英現在究竟如何了還是已經倩女離魂一瞑不視呢還是大創已愈得慶更生呢這是止雲心裏最難解決的事情當那天縵英送進醫院以後止雲回家裏去又悲又恨茶飯也無心用晚上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好容易等到大亮起身來到醫院

探問恰因縵英尙未轉機要敎他靜養除了母兄以外不接見旁人并且謝絕探問所以也沒得着消息過了幾天徵兵令下止雲便決志投身其中隨即開赴到戰地去了縵英吉凶如何始終未曾知道現在就要再履故土怎能不惹起腸迴九轉呢

看看離家鄉不遠了路上一派的景物差不多同上半年一樣但是止雲心裏轉恨不得還有好遠是一世不得到也不妨同伴離家越近心裏分外歡喜却同止雲異趣呢

止雲決計先緩着回家去先到華家問一個確實消息便先向華家走來遠遠望見粉牆一帶已在目前心裏轉同獄囚待決一樣搖惑不定極要知道究裏反加不敢知道究裏一步一步走將近來振了振身氣扣着門環僕婦開了門笑道吳少爺回來了止雲急問太太呢僕婦回說在花園裏呢止雲連忙向裏跑那花園構造得倒也精致止雲那有心腸賞玩正在尋覓時候猛然花叢中一個人影一閃穿着白色衣裙那面貌分明有點像縵英心裏不由骨冬骨冬的亂跳正怔着時背後有叫道雲哥連忙回頭一看不是縵英是誰當下兩人少不得都淚垂胸臆各道別來的境況止雲聽到慕聲的一節緩和着說道這也難怪他他心中正自十分難受呢我不但恕他還着實悲悼縵英也點了點頭此刻却不絮絮的寫他們的情話了

華吳兩家又忙着結婚了止雲因為很有勞績明令授了中校的職分這一邑的人因為慶祝雪恥紀念鋪排得極其熱鬧恰巧他倆結婚的日期也是這一天大家分外有興

這一天禮堂在某大旅社鋪陳得花團錦簇華麗非凡請坤明女學校長衛老博士做証婚人等到新夫婦進來的時候結成大束的鮮花爭相拋擲兩人幾乎立在萬花叢中了衛博士用洪鐘似的聲音說道今天是慶祝國恥湔雪日子又逢着吳君結婚吳君這次身在前線頗為盡力所以今天能使我們有慶祝的榮幸吳君也有力量呢(鼓掌)華女士從前是敝校的高材生吳君的功績有一半是女士贊助的(鼓掌)我敢代表諸君恭祝兩君之愛情同中華民國一樣長久(大鼓掌)

過了數日兩人便動身到杭州去度蜜月西湖風景秀雅宜人添一對新夫婦在其間也為湖山增色不少就是那長眠黃土的孫慕聲此時也暗自欣幸懺悔了罪惡咧





無虛生

□前在南京裴池店見壁上張一巨幅字似隸而非隸雖無欵以文意測之當爲一贈別農林畢業生之紀念詞其文中有云「自基督教入中國以新文化交合舊文化遂產生今日之文明

交易所現形記（廿二）

老主顧記述



第十一回　契券深藏花紋一角　章程草訂密室三號

金枝花又懇切的說道大少謝謝你輕些你明天叫我的堂差我一定告訴你伯英乖巧便不多問拉着金枝花的手一同回到房裏立三放着破毛竹喉嚨道你們才叫了一個堂差便這樣拉拉扯扯委實不成體統究竟搶一張什麼東西也給我瞧瞧志岡道多份是那姓楊的那張局票了我們剛才要他看時他不是也抵死不肯給我們瞧麽璧奇道也許是的金枝花紅着臉道對極了都被你們猜到了說着便坐在沙發上喘着嬌氣道你們一羣大少大約是丘八太爺出身咧璧奇道此話怎講金枝花道你們不是丘八太爺怎的學了火車站上搜查行

」以此種語意文字入之堂皇堂幅懸爲飾品。實爲創見。惟不知孰屬男性。娶斂贅斂諒必有被変合之一方。任未識屬文者措思之頃。亦嘗計及否也。（一笑）。

□范烟橋『燈下』小說中有云。『報館裏的垃圾箱。和歐洲戰場差不多。戰場上白骨青燐。都是春閨夢裏的人物。那垃圾箱裏的廢稿殘紙。也是著作者心頭血肉。天天做那酬資贈品的

旅客人的身上來呢璧奇道好得你也沒帶違禁品搜搜無妨如今可搜出了什麼呢志岡猛記得剛才私下送與金枝花的股子便向金枝花擠眉做眼金枝花視若無睹依舊向璧奇道沈大少向來很規矩的大約都被你帶壞了璧奇道這太笑話了沈大少還是第一次叫你的局你怎知他向來規矩這中定有蹊蹺金枝花道你說的話總是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沈大少雖然第一次叫我的堂差可是檯面上是遇見我好幾次了他從來不愛給人家動手脚的今天你在這裏多份是你指使他的呢志岡見金枝花只顧與璧奇你一句我一話的對嘴全不理睬自己因此插嘴道沈大少既然搜你可被他搜到什麼不成金枝花道搜是沒搜到什麼我身上除了幾張局票三四隻銀角子和一隻秋角梳小粉鏡粉紙以外也沒有什麼可搜的東西了不過拉拉扯扯很肉癢的說到這裏又向沈伯英瞟了一眼道沈大少你下次再要

好夢呢』反寫投稿家失意情景可謂深刻不知執取舍之權的諸大主筆見之感想如何

□去年春見報載童伶黃某以年俸萬金為某世界延聘獻技曾推及社會情形為『舉伶兒童與學齡兒童』一文致其感想（曾刊於本誌八期）今讀『半月』兒童號謂美國影戲界之小明星吉甘阿根今年甫六歲每月俸金乃有美金二萬合

如此我勿來格伯英道下次決不再攪了立三聽到這裏忍不住也插嘴道既然檢查過並無違禁東西應該打一個戳記才有憑證讓沈大少給你打個戳記罷金枝花的臉頓時飛紅站起來奔到立三身旁道你這寧波人最壞說着便把手在立三大腿上擰了一把立三身體很肥肥人是禁不起擰的其痛無比便大叫起來道既然如此叫沈大少別打戳記就是了金枝花道你還要多嘴麽說着手裏又用了些勁立三一手把金枝花的手格住一手來搔金枝花脅下的癢金枝花便把手放掉笑着的逃開去真正這格戰的時候立三身上的一隻愛而近金表從袋裏掉出來落在地下只聽得撲禿一聲立三忙俯身去拾璧奇志岡本在那裏大笑也都住了笑道表跌壞了麽立三把表拾起開蓋一聽又聽了一聽表聲道還好並沒跌壞志岡道幾點鐘了立三一面把表蓋揿上順手放入衣袋中道三點廿五分了志岡道阿呀我們

星期談話會

墨銀即達四萬元以上。則年幾五十萬矣。以黃例之。直小巫之見大巫。竟卑卑不足掛齒。然則吾之前文不免同橐駝腫背。少見多怪耶。

□廣告除自炫外。對於顧客。絕無敢少致微詞。利在故不敢侮之也。不意今竟有以謾罵爲招徠者。某書局新出之書。有所謂眼淚世界者。廣告中謂讀是書而不哭者。爲痴生。爲呆大。爲蠢如

交易所現形記 四

鬧得忘却時候了。新可與青霞兩人在裏面聲息全無。不知做些什麼。璧奇道。他夫人很利害。十二點鐘一定要他回去的。如今三點已敲過。還在裏面做什麼。難道他不怕夫人了麼。志岡道。如今我給他保了險。夫人管束得寬鬆些了。他夫人只知道我們籌備新交易所。日裏在交那。做事沒有空閒。當然只得在夜裏商量商量的。其實他因此有了題目。索性三更半夜的不回去。與青霞攪得火熱。正經事情却沒有做得多少。伯英道。新可本來不很叫堂差。多是你去拖下水的。要是被他夫人知道了。可不恨死你麼。志岡道。這却不生問題的。我自有辯駁的言語。可以脫清干紀。伯英道。你這人最刁滑了。什麼事總不負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伯英正說到這裏。裏間房裏忽然大嚷起來。伯英璧奇志岡。金枝。花都奔進去一瞧。原來立三不知什麼時候偷偷的走了進去躲在牀背後。新可是睡在牀上。把一條被裹着。青霞却橫躺在被外。新

態家爲神經麻木讀書而感人至落淚容或有之若謂可致有聲之哭恐絕對不能然則苟購其書讀之而不號哭試思當居何等豈非以錢自消呆大……耶此種宣傳法亦可謂廣告術中之別開生面者

□自社會染歐化人人以習其書文爲榮往往以『密斯脫』『也司』之類譯入言語以AN等字母加諸『生』『女士』之上

可講狐狸精給他聽不料枕頭後面伸出兩隻手把青霞與新可的頭都抓住了因此新可與青霞大吃一驚毛骨悚然不由的大叫起來立三才從牀背後走了出來道別嚇別嚇志岡等知道是這樣的頑意兒也大家哈哈的大笑青霞漲紅了臉早已起來坐在牀沿上道鮑大少你太胡鬧了嚇得我心也蕩了志岡道你們也不是新婚怎的吻吻噠噠講不了還許多呢新可道什麼時候了志岡道早咧十二點還沒敲呢金枝花道白大少你別聽他的油嘴新可道如今至早總有兩點半罷新可就一骨碌爬起來道回去罷一會兒天快亮了金枝花也說道我要回去了青霞站起來拽一拽衣裳也要走伯英道我們大家走罷於是各人穿馬褂的穿馬褂戴帽子的戴帽子叫西崽來收拾鎖門他們便一窩蜂的出了大同旅館各自回去不提明天[illegible]岡新可和立三晚上都有應酬直到十一點半鐘都陸陸續續到一蘋香的三號大家

作爲別署。成一種不倫不類混合的言文。然而西字之讀音。又不與中字相同。故爾時出笑柄。如某女士亦取字母爲別號。顧『女士』之上。適聯以英文之第二字母。讀來實覺不雅。何必出此風頭。貽人口實。

「吳淞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唐玉生等作杜撰之竹湯餅會。謂來客中個個均有別號。有『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處遊

「閑談了一陣志剛道怎的今天璧奇不來新可道我三點鐘打電話到冲城銀行他已出去不知到那裏去了志剛道今天是陰歷三月十一了十四是立夏萬國健身會又要跑馬了大約璧奇去籌辦一切了新可道他也是萬國健身會的會員麽志剛道那萬國健身會的跑馬場本是尤老四的買辦尤老四是怕做事的所以跑馬場的一切事務大都也是璧奇給他代庖今天大概又去忙着這事了正說到這裏房門開處璧奇忽然走了進來立三道剛在這裏講起你你却來了你究竟忙些什麽事三點鐘就不在銀行裏了璧奇道四老板打電話叫我到吳淞跑馬場去點票子所以二點半鐘就到吳淞去的直到如今剛立三道我不信晚上也這樣忙麽璧奇道忙却不十分忙只因票子被瑞成祥印刷店裏躭誤了一天日子并且把馬位票少印了五萬張他們辦事員都沒留神待我跑去查了出來又叫瑞成祥去添印瑞成祥又

客』『前身端合住紅樓舊主人』等。離奇古怪。冗長可笑。意者吳氏不過虛構玩世耳。不意今讀游戲世界有補白曰『於雞有光』者。署名爲『自食越雞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七羽客』。』凡十有五字。較之前者。直且過之。亦可云奇特矣。

口奉直戰中。有『醜匪』(見晶報寒雲短評)『盜閥』『武裝鑑奴』(見吳氏電函)等新名詞。

是小印刷店一古腦兒只有一部小機器要趕一些生活便手忙脚亂起來了所以我直等到十點鐘瞧他們印好號碼圖章坐汽車回到上海已是不早又因民和里有應酬不得不去走一遭略坐了一刻買了票便到這裏來的立三道照你說法是還沒吃夜飯咧說着便立起來到門口撳電鈴西崽進來璧奇便命預備一客大菜西崽領命出去一會兒刀叉牛油麵包等陸續送進來璧奇據案大啖新可又發起叫堂差璧奇不贊成嘴裏咬着一塊干葱雞含糊着說道你們給中國紗業交易所什麽都預備好了半夜交易所也很出勁的籌辦自己組織的中洋交易所却不很上勁這又是什麽道理呢新可嘻皮笑臉的說道一天做到夜也沒空休息休息夜裏叫一兩個堂差解解悶這也使得只要他坐上半個鐘頭便命他去就是了志剛也說道我也如此想着呢璧奇道不行不行道裏的房間已開了半個多月了你們自己想半

此殆均所謂創作者歟。



罷工後之英國各報

（路透）

英國的濮來寗賚、紐加塞爾、及貝爾法斯之印刷工、因實業裁判所所頒減發工資之判決、見諸實行、故相約罷工、紐加塞爾各報合發行小報一頁、濮萊寗賚則用照相複印法發行晚報。

個月中有了什麼成績四老板天天問我我委實無話可答四老板昨天對我說照樣下去他要退出去了志剛道四老板的話是不差不過我們白天也有正經事情夜裏總要出去應酬應酬半個月的時間也算不得久況且一二百萬資本的公司不能與今天籌備明天掛牌子的小煙紙店同日而語自然也要商搉商搉目下交易所不多我們幾個人是交易所內行四老板又很有資望總得辦了妥妥貼貼才不致被人訕笑呢否則我與新可從支那裏跳出來萬一失敗果然對不起四老板我們自己的面子也沒法遮掩啊所以我主張審慎不宜速成璧奇道四老板的意思想趕在半夜交易所的前開幕至於股份招得足招不足不生問題招得足自然最好招不足儘多儘少四老板可以墊梢將來選舉理事就選陶伯南做理事長你們兩位做常務理事立三在半夜裏是不必說當然也是常務理事可以預料的那麼這裏只

馬鬃傳染癰疽

內務部來志醫士。在驗屍時陳述外來馬鬃傳染癰疽之危險及消毒之困難。謂俄羅斯波斯及南斐亞洲諸國。對於患癰疽而死之牲畜。不施防備。遂生危險。若澳與坎拿大之鬃。則無此危險。中國運來之鬃。可謂無一包無癰疽之危險者。（路透）

得屆就你做監察人了。志岡道理事長一席當然是四老板了。常務理事是你先生和伯南先生最為相宜我與新可或者做個科長實地做事幫忙也是一樣常務理事是幹不下的璧奇道四老板和我一則太忙二則不很能做事無論如何不許有被選舉權的如今閑話少說你們三位快快把草章訂一訂開了發起人會就可以把籌辦處立起來積極進行了以後一切處處都要偏勞三位最好物色一位能幹的人先來幫幫忙晚上我們大家商量定妥的事情就交他在白天來照辦我們省事得多了志岡道弄一個陌陌生生的人來把一切內幕都給他知道不很妥當罷璧奇道這却不要緊的只要這人老實靠得住便給他知道了也無妨的不過來頭人第一要靠得住本人也要能辦事將來開幕了可以派充秘書不過這一等人不容易找罷了人要漂亮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果然不適於用又要能算會賬懂一些法律

英國模範殖民地

（妙•因•）

一位德國人柴爾孟次君•他從上海•寄一篇文章•到柏林的福雪希報發表•專講上海的事•他的題目•是『英•國•模•範•殖•民•地•』這七個字•就算代表一個上海•不知上海的居民•感想如何•

公文程式的文字也要能起稿繕寫出筆第一要快并且要善於談吐還要能守秘密這才用得你們有什麼相當的人才麼明天不妨就請來試試志岡道我是沒有立三新可不知有沒有立三道我有是有兩個人早薦到半夜交易所去了一個是向來在取引所裏的一個却是小說家很有名的邵星北他是東洋留學生學問很好回國了以後翻譯的書很多擅長做小說并且還做過新戲璧奇道可是邵獨笑麼立三道是的璧奇道他是唱丑的油頭滑腦不像做正經事體的人啊立三道這人你沒與他相處過所以不知他的性情脾氣他在戲檯上扮的是丑角自然處處帶着滑稽意味可是他一下了檯規矩得非常不嫖不賭不上遊戲場不吊膀子不吃煙不喝酒並且穿得很樸素勤於著述道德品行都是不可及的誰也不知道他就是戲檯上邵獨笑呢璧奇道眞有這等人麼眞是新劇界的鳳毛麟角了既然如此何妨託



託他他總有能做事的人介紹呢立三點頭道明天我去託他便了鑒奇道我們商量商量怎樣擬訂草章能這裏很秘密沒有人知道的趕快商訂罷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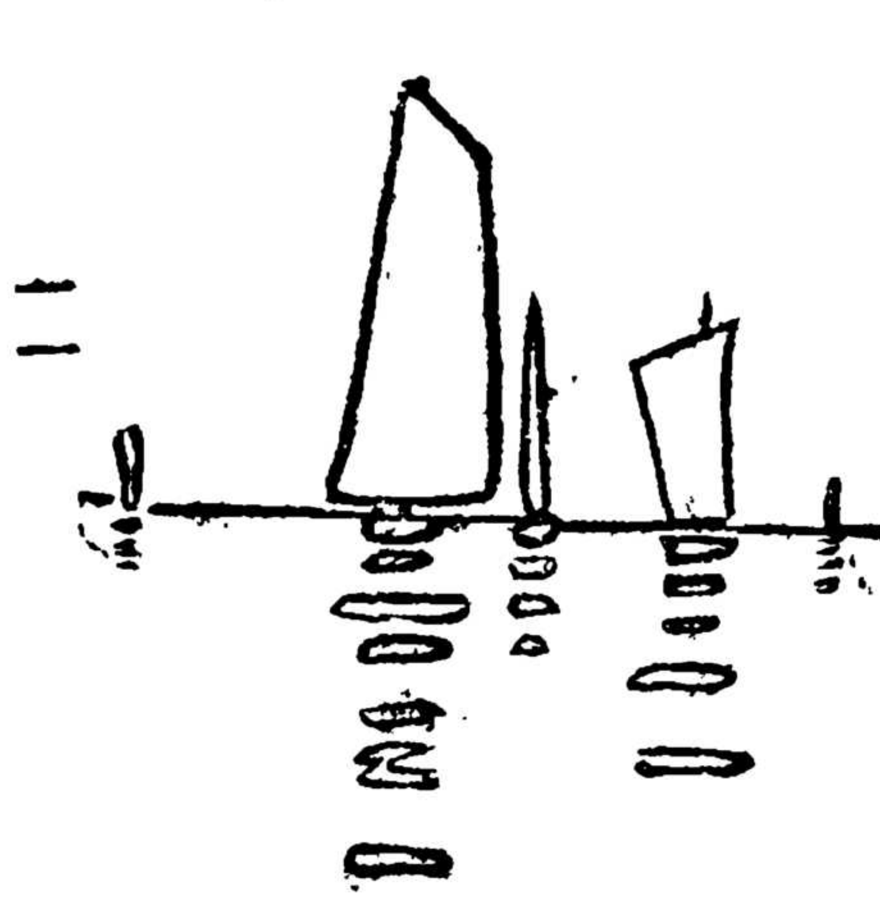
從來世事渾如戲　儘把商場作劇場

欲知是夜有無擬訂草章且聽下回分解

惜露庵箚記

（蓴波）

越縵堂日記載魏默深牧高郵時不能理事終日著書每聽獄輒搔首不能語往往至夜分吏胥皆散去乃罷於廳事之旁障以紙簾爲一小室日坐其中作淡墨細字徧滿几上室外有金橘樹一日有小兒上樹墮地死家人奔告之猶搖筆不答云云此事近人筆記所未見蓴客聞之其表兄陳鳳樓言或不訛謬文章政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宣統與胡適

（胡適自述）

陽歷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着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清秀•但頗單弱•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他穿的是藍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着許多書•炕几上擺着本日的報十幾種•內中有晨報和英文快報•炕几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遊記•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誌•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過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病的事•並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鐘•我就告辭出來了•

鎮塔迦探案

產與罪（二）

吳陵天恨生

第一章　兇案

威列波又點點頭果然所說的話與才到時所說的一些不訛幷且很有見地於是又用鉛筆把斐挪克夫人所說的話記在日記冊裏又解開屍體衣鈕檢驗一回依舊毫無頭緒不免有些納悶坐在一張沙發上默然了一會見那斐挪克夫人兀自啼哭未已忙對他說道夫人別哭罷且到臥室裏歇歇威林姆夫人也道不錯別擾亂先生們腦筋我扶你到樓上去罷說着便把他攙起來扶到樓上潑利斯頓縐眉道你可有甚麼頭緒麼可要把克列斯喚來問問威列波道不消他先

社會百問題

中學男女同校問題

女士顏錦心

我國女子幾千年來受人的壓迫已算是達到極點了這不能反抗的是什麼原故呢就是教育不平等我國教育大多半爲男子設的女子並沒得相當的教育去補助他所以女子的能力也就消滅無

己說過是他首先發現屍體再問他也不過這兩句話何必多費口舌潑利斯頓道那麼你一定有了端倪了威列波不響一會才道署長恕我這案子委實神妙不測絲毫無線索可尋我到此刻依然和才檢驗不會開話一樣一些端倪沒有潑利斯頓現着怏怏之色道如此是很棘手了威列波道誰說不棘手呢待我慢慢的探理終能獲到真兇的潑利斯頓不快道如此我們回署罷威列波也怏怏着道也只好先回署呢這時署長還未及呼喚警察威列波忽然想起一人來道署長我想起一個人了這裏有個私家大偵探署長可曉得麼潑利斯頓道可是那個瑪林歇鎮塔迦不是威列波道是呀潑利斯頓道那也不過幾家沒價值的報紙鼓吹得好罷了他不過辦了幾件尋常案子像今天這樣離奇的兇案他那能辦得來威列波道不然我聽說他很有偵探的學術和經驗老實說我此刻實在沒

蹤了。知識也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了。這不是一種很可惜的事情嗎。還有一般舊學者同那些舊思想的人。被那些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七個字捆住他。所以也就不叫女子讀書。因為這個原故。對待子女。不知不覺的。先就有了高低的分別。以為男子將來要替社會服務。所以家境的貧富。也就不管了。但是必定要叫他入學校。使他後來有了自立的能力。女子就不這樣替他擔心。以為女子長

一些頭緒不妨打個電話給他請他來多少總得些臂助他現寓在棟澄街二十號潑利斯頓冷笑道這個成什麼意思我料定他的學術多分同一個尋常警察相等你要請警察這裏來得很別浪費這寶貴的光陰我還要回署咧說時露出很鄙薄很不樂的意思威列波遲疑着道署長要回署也不妨我只要求署長把鎮塔迦請來檢驗一下彼此各出些見地也許能早幾天緝獲兇手潑利斯頓不便峻拒只得留難着道萬一他不肯應召豈不要吃他冷笑說我們官家偵探沒用反而求助外人可不是一件笑話麼威列波道這是斷斷行不得的我能打得賭我曉得這鎮塔迦很喜歡研究這種事兒的不然還稱得起私家大偵探麼他在哀汀堡不是也幫助警察署探了好幾件疑案可也是和那些偵探們面不相識呢總之這人是個急公好義的少年斷不得如署長所料咧署長這也是沒法的事

大了•什麼「女心外向」同那些什麼「終久還是人家的人」那些污穢不堪的話充滿了耳鼓•所以對待女子•也就迥不相同了•考他們心理•因爲女子不同男子似的•要去替社會服務•女子既是不要去替社會服務的•那讀書不讀書•到沒有什麼關係•這不是很可感慨的嗎•要從現在社會的潮流看起來•無論男女都有替社會服務權•也沒有像從前「五世同居」和「三從四德」處處要倚賴他人•以

呢署長沒奈何祗好打了一個電話又問威列波道威列波我先回署了你在此等候鎮塔迦罷這時那威林姆夫人已走下樓來聽說署長要回署忙道署長可允許我偵緝兇手麼潑利斯頓道那是自然要偵緝兇手的我已責成偵探長威列波擔任偵緝另外還請了一位私家偵探瑪林歇鎮塔迦輔助進行但你還須從速敎你的丈夫回來備審呀威林姆夫人道那也是自然要敎我的丈夫回來備審的我今天才發現這不幸的事就打了個電報到巴黎哪潑利斯頓道很好說罷帶了兩名警察跳上汽車飛也似的去了

第二章　鎮塔迦之勘驗

威列波嘲着一支雪茄煙在庭中往來踱着約摸過了三十分鐘光景克列斯已引進兩個人來說先生這兩位先生說是署長請來也是關於我主人被殺特來幫助探案的威列波揮了揮手道是了克列斯退出兩個人便走上石階威

為自己的生活。諸位要知道。現在不是那時代了。女子現在要想在社會服務。必定要享同等敎育。同等敎育是什麼呢。首先就是中學開禁。男女同校。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中學是人人必定要經的一個階級。他裏邊敎授的功課。也狠普通的。我們也狠容易明白。其中重要的目的。第一使男女知識平等。第二男女各有自謀的能力。他們授的敎育。既是一樣的。那末將來做的事。也是一樣的。所得的效

列波歡呼道那位是鎮塔迦先生只見前面一個穿灰色大衣面色很深沈眼睛很堅定的道下走便是瑪林歇鎮塔迦又指着同來的穿着黑色大衣的道這位是我的朋友嫣羅帖痕適接署長電話說有一位威列波先生請下走來幫理一件案子足下可是威列波先生麼威列波道正是因爲這裏出了一件無頭疑案小可委實沒有這能力可以偵緝兇手久仰大名所以特地請先生來帮着辦理可是小可與先生素昧生平很覺得冒昧呢說着很誠懇的和鎮塔迦握了一下手又和帖痕謙虛了幾句這一下足見威列波不能和那些趾高氣傲不肯示弱的偵探們同日而語了鎮塔迦也撝謙着道不敢下走辱蒙相招榮幸之至人類本有互助的義務下走如有能輔助先生的地方自當竭我的才力相助但不知署長可在這裏威列波道抱歉得很署長已因公先回署了鎮塔迦道如此便請先生

果也是一樣的所以我說中學開禁比較大學開禁還可以得些實際不知道海內提倡開禁的人以爲我這話對不對



導我檢驗一下威列波道那麼就費先生的神因使一齊走下石階鎮塔迦留心察看見這房子雖不甚大却是新近造的上面是三層樓前頭是客廳大廳是接待外客的所在甬道很長一瞧便知是個殷實的人家東邊是花園那可憐的斐挪克門頓就仰臥在一顆白玫瑰花下的草地上鎮塔迦叉着兩手站在斐挪克右側見他穿着雪白的寢衣但並未染甚大血跡大衣的鈕子都解開來臉上泛得慘白眼睛閉得緊緊的還微微現着笑容露出雪也似的牙齒並不使人駭怕只是那兩片嘴脣上却有些兒發紫右手壓在自己的身體下左手橫擱着旁邊有一支手鎗那五個指頭鬆鬆還有些握過的樣子腹部有個彈穴胸口刺進一柄利刃鎮塔迦登時起了滿腹疑雲這樣死法死得極其矛盾究竟還是鎗傷的呢還是刀傷的呢當下也未細細研究即蹲下身去瞧察那把刀柄並沒有什麼暗記和造刀廠的字號連那柄手鎗也了無可疑之處這時帖痕忽失聲道咦這是自殺的麼鎮塔迦站起身來道你有什麼見地敢是因爲死者左手旁有柄手鎗就疑惑到自殺麼帖痕笑道失言失言我沒注意死者胸口刺進的利刃才冒昧說出這可笑的話來咧鎮塔迦瞅了帖痕一眼才問威列波道威列波先生這屍體完全不曾移動麼威列波道這個很對不起我已檢驗過哪鎮塔迦不響又蹲下身

去把那柄兒刀輕輕拔起見那刀上的血跡並不鮮紅却有些兒發紫不禁詫異了一聲說威列波先生這把刀可曾拔出過麼威列波道這倒沒有拔出鎮塔迦這時滿面[illegible]了一層疑慮帖痕和他相處最久最能解他朋友的意思察言辨色曉得這案情一定離奇怪道這威列波弄得不知所措才把這難題目給鎮塔迦做呢鎮塔迦一面把刀置在一旁重把褻衣解開露出胸腹鎮塔迦細細察看復行把那把刀拾起瞧了許久忽的點了點頭道威列波先生這柄兒刀且給我帶同寓去作爲考慮的焦點先生可允許我麼威列波道很好一切悉聽尊便鎮塔迦便把這殺人的兇器交給帖痕把屍體翻轉過來一看見那鎗彈已洞穿過來顯見先被鎗傷後被刀刺再將全身及四肢一切驗明並沒一些傷處衣袋中亦無可疑之物然後才將花園的四周悉心搜索也了無什麼跡象心裏暗暗佩服想這兒手眞是殺人的斲輪老手佈置得迷離惝恍令偵探們無從探索倒不能小覷他呢這時候帖痕忽歡呼了一聲在草地上拾起一個鎗彈說道又得了一種兒物哪鎮塔迦聽了帖痕一下含笑說道這個鎗彈倒沒甚大緊要倒是那柄兒刀很有研究的價值呢這句話不打緊却把帖痕說得莫明其妙連威列波也是暗暗納罕儘管瞪着兩眼不響鎮塔迦檢驗已畢向威列波道請問他家是甚麼人口

威列波道除主人威林姆白頓已於十二日往巴黎與此案無關係外現有兩位夫人在着被害的便是威林姆的弟弟喚做斐挪克白頓另外還有個老僕喚做克列斯就是導先生們進來的那人先生們可要把他們一起喚來問問麽鎮塔迦道那是當然的一稀手續但先生已都問過沒有威列波點點頭鎮塔迦道可會把他們的話記下來麽威列波道記下了鎮塔迦道如此先請給我一看省得問話時不能簡捷先生要曉得此刻距[illegible]斐挪克被刺的時候已是很久了再耽誤這時光哩威列波道是的我很佩服先生的卓見說時把那本日記冊取出來鎮塔迦接過一看沉吟了一會威列波道密司脫鎮塔迦此刻可要把他們喚來麽鎮塔迦道我瞧先生的日記已明白了不少克列斯所說的話大概沒有虛假這人我一進門便曉得他不會撒謊斐克挪夫人在這案中也沒甚大關係因爲他夜裏並沒在家這却可以教他的姊姊證明的至於威林姆夫人……威列波道先生威林姆夫人是有關係人嗎鎮塔迦道不是這般說我不過要問他幾句話罷了威立波道如此教警察將威林姆夫人喚來就是鎮塔迦領首稱是那時威列波旁邊正立着一個二十多歲的警察爲人很靈活不待威列波說便起身去喚一會便偕着一個玉容慘淡的[illegible]人來鎮塔迦道這位夫人大約是威林姆夫人了

威林姆夫人道正是先生喚我來有什麼話說可是我所曉得的已都報告威列波先生了呀上帝這陰慘慘的地方我委實有些害怕不能久立了說時威林姆夫人果現着驚怖之色鎮塔迦道不錯威列波先生已都告訴我了我不過還要問你幾句話你說夜間聽着很巨的響聲究竟在甚麼時候發的威林姆夫人道在夜間兩點鐘光景鎮塔迦道這聲音彷彿是一種甚麼聲音呢威林姆夫人想了一想道彷彿是一顆小樹兒倒下地的聲音鎮塔迦道那麼這一定是斐挪克先生被刺倒下地的聲音了據你說來則斐挪克被刺一定在兩點鐘的時候無疑哪威林姆夫人道這個不敢遽我的意思決斷或者也許是我們花園外有一顆樹倒下來的因為我不會目睹呢鎮塔迦道可曾有旁人聽見麼威林姆夫人道這個也不敢妄加推測因為我那老僕克列斯是睡在客廳旁一間屋裏而且還有些重聽鎮塔迦點頭道但不知夫人此時已得到尊夫的回電麼威林姆夫人道大約再停幾句鐘就能接得了鎮塔迦道尊夫巴黎之役可不是預定的日期麼這一問却大費夫人的躊躇了一會才道預定的鎮塔迦道可有同行的伴侶麼威林姆夫人道沒有是一個人行的鎮塔迦道夫人恕我請問尊夫到　黎是幹的什麼事呢威林姆夫人吞吐着答道是關於銀行中的事鎮塔迦忽的仰着目想

了一想道夫人我們做偵探的委實最討厭不過絮絮的問了又問夫人可能把這銀行的行號告訴我麼威林姆夫人這個被他把頭腦都問昏了躊躇了好一會才道這銀行喚做巴魯司鎮塔迦說道巴魯司銀行麼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回頭道帖痕你聽見了麼我們倒有一個朋友在巴魯司銀行裏呢帖痕點點頭鎮塔迦細細瞧威林姆夫人時見他身上的衣服很爲樸素雖御頸環那珠子完全是贋鼎還不值八辨士睫毛很長嘴唇極薄分明是個善於說謊的婦人那時鎮塔迦又問道夫人這幾日來可曾瞧見什麼形跡可疑之人可曾有什麼親戚來過麼威林姆夫人道我們這門口來往的人很多倒並沒有注意却也不曾有親戚來過只有昨天午後我弟婦的姊姊曾遣了個小厮來說主人下鄉了請我弟婦去破破寂寞我家妻挪克就跟着去了鎮塔迦道是一齊乘車去的麼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道妻挪克先生幾時回來的呢威林姆夫人道晚上十點鐘鎮塔迦道他回來時還是乘的那輛馬車麼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道那麼這馬夫喚做甚麼呢威林姆夫人道那是臨時僱的馬車不清楚御者姓氏鎮塔迦道妻挪克先生回來時是甚麼態度呢威林姆夫人道他很醉的回來似乎喝了不少的酒鎮塔迦道他回來時就睡了罷威林姆夫人道是的

他回來時就倒身睡了鎮塔迦道那麽他姊姊和他姊夫的名字我雖由威列波先生的記事冊上知道了但他的居址威列波先生不曾問過夫人麽威林姆夫人道是的威列波先生沒有問我敬告先生我弟婦姊姊的居址是自由街五百二十三號啊鎮塔迦停了一停向帖痕道帖痕請你把威林姆夫人的話記下來帖痕答應着鎮塔迦又問道夫人你說斐挪克先生這幾日來很有一種鬱鬱失意的神態當眞的麽這事於案情上很有關係呢威林姆夫人道當眞但我要證明的就是斐挪克一見了他的女人就完全沒有這種神態了鎮塔迦道那麽斐挪克對於他的夫人有一種難言之隱麼他的夫人可有什麽令人可疑之處呢威林姆夫人道先生這兩個疑問我都不能答覆因爲我猜不出他們的心事呀鎮塔迦陡又現着驚疑的神色向威列波道威列波先生我已沒有話問威林姆夫人了如此我還要見見斐挪克夫人威林姆夫人道先生要見我的弟婦麽他現在斐挪克的臥室裏呢鎮塔迦道好極我也要瞧瞧斐挪克先生的臥室就煩夫人領導能又道威列波先生現在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手續就是去延一個醫生來驗明是什麽時候死的威列波道不錯這是我近於疏忽的地方我敎警察去請醫生就是說時便喚過一個警察敎他去請鎮塔迦便和兩人到斐挪克臥室裏去

威林姆夫人在前導着走進東首的樓上說道這便是我可憐的斐挪克的臥室了鎮塔迦跨進門去兩人也跟着進去只見臥榻邊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婦人威列波道密司脫鎮塔迦這便是斐挪克夫人了鎮塔迦進前一看見他動也不動呆呆的坐着臉上泛得慘白這分明是腦筋裏受了驚駭和悲傷的激起神經上已有了絕大的變化所致多分已成了木石咧鎮塔迦細細察看那腹中的疑團立刻就渙散無餘於是也不去驚動他只見室中異常清潔一切用具都甚樸素架上的書籍和報紙俱整理得一絲不亂一瞧便曉得這斐挪克不是個浮躁的人細察了一會並瞧不出什麽破綻只得走下樓來到得樓梯底下忽的看見一個物事心裏斗的一動忙拾起來早給帖痕和威列波瞧見帖痕道這是一個鈕子是一個無關係的鈕子你拾起來做甚麼鎮塔迦道別多話我自有我的意思帖痕也就不響了三個人到了庭中威林姆夫人也跟着下來鎮塔迦掏出錶來一看說道威列波先生時候不早了那醫生還未來麽威列波道是的鎮塔迦先生檢驗上的手續已完全沒有遺漏麽鎮塔迦道我的觀察已至詳且盡我所要問的話也都問過了威列波先生我回寓了等醫生驗明之後請你告訴我或者打個電話給我這是我急於知道的呢威列波道是了鎮塔迦道還有一件驗過了

後就致他們棺殮起來罷別再使他露臥在那裏很可憐的威列波又道是了鎮塔迦先生今天我很抱歉無端的把先生們擾來但不知先生對於此案可曾得到些線索麽鎮塔迦道線索麽也只好畧知一二罷了威列波道好了我有句孩子話很願先生們允許我助理此案鎮塔迦先生還很願你負探案的完全責任換一句說便是我退處於旁觀地位鎮塔迦道好笑啊這是你的職權我何能妄自行使呢威列波道鎮塔迦先生可也太客氣了我很希望你能够破案先生如有用警察輔助的地方儘管對我們署裏調用鎮塔迦先生我還要隨時的到先生寓所請教可能允許我麽鎮塔迦道那是不妨事的先生儘管惠臨便了說罷道了聲再會和帖痕出來却又迂迴到電報局裏打了一個電報帖痕不知就裏絮絮的詢問鎮塔迦笑道此刻我暫不告訴你但不久你便要曉得了帖痕曉得他朋友脾氣是不歡喜人追問的只好儘着納悶可笑的帖痕他此番跟鎮塔迦去勘案一些沒有明白案情的真相帶着滿肚皮疑團回寓

美國花柳病之蔓延

（冰•劍•）

美國統計•一九一九年•患淋病者共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三人•至次年增至十七萬二千三百八十七人•患梅毒者•一九一九年共計十萬〇〇四百六十六人•至次年增至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九人•患軟疳瘡者•一九一九年共計七千四百八十三人•次年增至一萬〇八百六十一人•此項統計據美國生命保險統計家•及美國社會衞生學會之統計家所調查•其資料乃得之醫生報告於官廳者•故十分確實云